

世界革命婦女列傳



世界革命婦女列傳

守田有秋著

楊騷譯

一九二九年十月付排

一九三〇年二月出版

世界革命婦女列傳

每冊實價五角半

不 准 翻 印

譯 者 楊 騷

發 行 者 北 新 書 局

總 發 行 所 北 新 書 局

分發行處

北平琉璃廠
南新街
開封新華北
廣州永漢堂
重慶天主街

北新書局

譯者的幾句話

1 譯者譯此書，並沒有什麼了不得的動機；著者在序文中說：『這本小小的著述能夠給與讀者如何的利益，是我所不知道的，然而我相信，像這樣的著述也有存在世中的價值的。』如斯而已。

2 至若當此革命神受難，小百姓遭殃，而有產階級橫行，丘八老爺跋扈的時候，這本譯書如能夠給與讀者一點什麼刺戟或暗示，則是譯者的望外的歡慰了。

3 這本書是從本年三月日本發行的『解放』雜誌國際無產婦人日紀念特號譯出來的。據說已有了單行本刊行，但當譯者想譯的時候，曾托內山書店定購一本，可是等一星期，兩星期，三星期，以至於一月兩月，終不見得寄來；問之內山書店老板，則說或許被扣留了的。不得已，乃據上述的雜誌譯出。至於爲什麼要急急於譯這本小

冊子呢？那原因是極簡單的，就是春潮書局的廣告已出好久了，再遲延恐對於或許有的不少想看此書的人不好意思呀。

單行本的內容如何譯者沒有見到不知道，但想大概也是一樣的罷。如果單行本的內容豐富些，將來有機會再添譯進去也不難。

4 裏面有『勞農俄國視察記』及『基爾保的瑞士追放記』兩篇，譯者認為不必要，刪略了。

又我們中國的革命婦女，著者是舉出孫文夫人及廖仲愷夫人兩位的，記述簡單，算不得什麼，譯者不想譯，便不譯了。日本的革命婦女著者舉出大須賀里子女史及堀保子女史兩位，也不譯出，理由同上。

5 譯者寫到此，不知怎地總有兩句話非喊出來不可的慾求，就是：

世界革命婦女萬歲！

中國婦女革命——也萬歲萬萬歲！！

這就够了，就此請想看此書的讀者看入本文，祝讀者的健康！

一九二九，六，三十夜，於上海，蚊子咬人的時候。

楊 騷

目錄

譯者的幾句話……………一

俄國

俄國革命的祖母（碧列茜科斯加亞）……………一

蘇斐亞·碧羅斯加亞……………一七

維拉·查斯莉璣……………三一

克魯勃斯加亞·武里亞諾瓦（列寧夫人）……………三五

亞歷山托拉·珂倫泰……………五一

馬里亞·比斯莉朵諾瓦……………六九

伊涅斯·亞爾曼女史……………七三

英國

愛瑪琳·潘卡斯特·····七七

女權擴張示威運動·····八九

法國

路易斯·蜜茲雪爾·····一〇一

美國

愛瑪·哥爾朶蔓·····一〇九

意大利

安瓊愛里加·巴拉巴諾瓦·····一三一

德國

羅維·魯基仁勃爾格·····一三五

克拉拉·折特金·····	一四五
敏娜·科愛爾·····	一五五

俄國革命的祖母

碧列茜科斯加亞

1

是數年前的事：被稱爲俄國革命的祖母的碧列茜科斯加亞到日本來了。那時，她已是耳朵都聽不見了地那麼年老；在去訪問堺君的時候，她一聽到是日本的同志，竟不覺地擁抱他而接吻了。

當二十年前我們的先驅者平民社的諸先輩，在「革命婦人」一小冊子之中，說及這偉大的婦人之時，誰會豫料到二十年後，她竟成爲俄國的政府代表者所歡迎的一個革命婦人呢？

在一九一七年的第一次革命後，碧列茜科斯加亞才一時中止了漂浪流竄的生活，回來俄都。據說當時的首相克倫斯基，代表俄國民衆歡迎了她；但我們想回顧這位有不拔的革命精神的，鬥士的老婦人的過去的生涯看看。

愛加蒂莉娜·碧列茜科斯加亞，是在一八四三年生於南俄幾尼爾尼哥的貴族之家的；在她十五六歲的時候，正是俄帝亞歷山大二世繼着父王之後即帝位，施行所謂新政的時代，而這新施政第一就是農奴解放。可是這農奴解放，不過是把向來束縛農奴的鐵練，換以繩索，于農民則給以石塊來代麵包，給以蛇來代魚而已。他們新得到的土地，是小得負擔不起政府的新課稅的。然而政府爲着要確保徵稅，在農民的生活上加上了許多制限，所以農民的貧困的程度，只有比從前更深刻起來。他們現在，與其做從屬於政府的納稅動物，寧願如從前地做隸屬於貴族的農奴了；由是，在國內的各處，一時起了不少的農民暴動。據當時的內務大臣的報告，在農奴解放後的兩年

間，於廿九州內所起的農民暴動之數，有千一百回之多。即此一事，也可見亞歷山大二世的新改革，不過是表面上的改革，而反要使農民陷於困苦中了。但那些對於賞給的新自由一點都不感謝，而反要以暴動相報的農民，終於被兵力所鎮壓，被炮火所虐殺了。

在當時所有的革命志士，看到這種的事實誰都要憤激，就中尤其是碧列茜科斯加亞的少年人的血潮，極度地沸騰了。革命運動在各處發生了；然而當初的運動，不過單是啓蒙運動，『啓農民們之蒙，使他們由自己的能力，得到他們真的自由與幸福！』這是當時的志士所喊的標語。此後，更給與俄國的解放運動熱的，實是巴里公社的暴動。被這個事實所激動的俄國的解放運動者們，感到要做啓蒙運動的準備底研究，有先留學於他國的必要了。由是，自一八七〇年代之初，在革命志士之中到瑞士留學去的，急遽地增加起來了。當時的俄國政府看到這個情形，極力想法要使這些革命黨員歸國；一八七三年的『告瑞士在留的俄國男女』這個有名的詔勅，就是這時發

佈了的。然而俄國政府這樣的努力，也不會收到什麼效果；俄國的青年男女，依然在外國熱心研究，直至革命運動的準備完成了，他們才回本國來。

2

在這時，碧列茜科斯加亞做了些什麼事？

當時她痛感着農民教育是最大的急務。剛好，她所結婚的一位自由主義青年，有着相當的資產，便爲她設立了農民學校。這樣，他們就從革命的第一步，即先從農民的啓蒙運動着手了。

然而時代的形勢，不許這種紆緩的手段。

因此，碧列茜科斯加亞和她的同志們，對政府追求可以伸張農民權利的詔勅和法律起來，好不容易，農民選舉地方官的權利才被認許了。她和同志們，選舉以農民的利害爲念的自由主義者們爲陪審官，爲裁判官及其他的官吏；不待說這種運動，是

大使本來的官僚與地主及其餘類憤激的。由是，這一般人便向內務大臣密告碧列茜 科斯加亞是個陰謀者，結果，有些同志便被流放西伯利亞去，有些便無理由地被拘禁了。而碧列茜科斯加亞的父親的官職，竟也以放任危險人物的女兒爲口實，無理地被剝奪了。

於一八七一年，一位叫做涅賈愛夫的自由主義者，才開始組織革命黨，然而終於被捕了。從此以後，政治犯人便不絕地被送到西伯利亞去。

當時的政府失策地把解放運動的文書公佈了，民衆讀了這些文書，解放運動的火便到處燃燒起來。

那時碧列茜科斯加亞廿六歲，她以爲夫婦間明白地互相交換運動上的意見，現在正是好機會，便對她青年的丈夫，究問對於主義的意見及態度；他答道沒有甚深的覺悟。由是，她便與丈夫分離，單獨地向運動裏頭驀進下去了。

革命黨的本部當時設在基夫地方，稱爲公社，就在這個市內組織了祕密的宣傳

隊，碧列茜科斯基亞自己化裝農婦，各處演說。這樣，革命思想便到處如電光地廣布了。

一八七四年，政府對革命黨取猛烈的鎮壓手段，一時竟逮捕了一千以上的男女；碧列茜科斯基亞也是被捕的一個。那時她因為用嚇格拉，科薩亞的假名，不容易被政府所發見，可是宿在波多利阿這個旅舍時，旅舍中的女僕在她的箱篋裏發見了黨的宣言書及明記運動區域的地圖，密告於偵探的男僕，所以終於也被捕了。

起初像畜牲似地被投入地方監獄的可怕的不潔之中，後來被移到比得爾斯布爾的新監獄。在那兒是長九尺，寬五尺，高七尺的地窖，她就被幽閉在這窖中，兩年間一步也不得外出的。

俄國政府舉行過了一千人以上的大搜捕，却把這一羣人四年間放棄在未決監獄裏不管，因此歐洲喚起正義的輿論來了。計在這四年中間，病死或發狂的一百九十人，被處刑的三百人。

碧列茜科斯加亞因太憤激拒否裁判，竟被處六年的重罰了。而這些犯人，須歷五千哩的雪的旅路，被押送到西伯利亞的加拉的鑛山去。

3

他們以十人爲一組，從牢獄中被引出來；並且那是在夜中神不知鬼不覺地被拖出來的。街上十一輛堅牢的三乘的囚車等着，碧列茜科斯加亞就被押入這樣的一輛馬車中了。兩個肥大的憲兵強插在囚人的中間，囚人們互相擠得差不多連動身都不得。這樣，三匹馬在一鞭之下齊驅，踏出五千哩的旅程的第一步了。這些馬車沒有彈機，車身搖動得要顛覆了似的，囚人和囚人之間，互相不絕地在碰響頭。馬匹每一兩句鐘頭便調換一次，新的馬一似疾風地奔馳。一行就好像暴風中的船隻，晝夜沒有間斷地在搖動中繼着旅程。就是調換馬匹的時候，也不會停止十分鐘以上的。無論你怎樣想睡也睡不得。一行雖感着難以名狀的苦痛，但憲兵一刻也不離囚人們的身邊。

在這車中有三個婦人，是想跟着丈夫在流配所望月，才參在這個困苦旅行中的，但這些人也要受着和囚人同樣的款待。

男囚們，豈但手脚被重的鐵鎖扣住，而且一半頭髮要任憑着牠伸長，別的一半却要剃得短短的。

這些人們，本持有在出發前朋友贈送的錢，但這錢都被官吏沒收了。而得到的，只是政府所規定的每日支給的九分錢。他們就僅僅地靠這點錢來飽肚腸。

一行在車中搖了一星期之後，才被移到第一驛站的牢獄裏去。但那也不是個好安息的地方；難堪的臭氣，種種的害蟲，窒扶斯、肺病，壞血病等等的病毒，是充滿牢中的哦！

囚人們就只在長櫬上，沒有被褥，什麼都沒有地橫臥了的。

從隔壁不絕地發出婦人的呻吟聲，病兒的痛哭聲，這些聲音慘不堪聞地傳來。壁上刻着種種的文字，這些都是他們的先輩，先驅者所寫下來的。

像這樣的囚人，從一八七五年起以下二三十年間，竟有二十五萬人之多。這就是俄國的官僚，對於加在這些犧牲者的暴壓，終於得到一九一七年十一月的革命的報酬的由來了。

碧列甫科斯加亞就這樣地被送至加拉的鑛山了，說起來，她却是被流至西伯利亞的最初的一個女囚。在當時尚沒有婦人監房這一類的東西，那監房裏只有無恥的男囚，渴於人們的血液的病菌及殘忍的獄吏的叱咤而已。因這樣的情形，所以她夜間有時竟要靠壁直立假寐，來休息白晝和男人們共同勞動疲乏了的身體。

六年的監獄生活終結了以後，她更受着十四年的流刑的宣告，被送到貝加爾湖附近的一寒村去。

原來在俄國，就是懲役的期滿了，也不許回歸本國的；就因為難堪這種殘忍的刑罰，蜜哈愛爾巴克林才脫走西伯利亞，經由日本逃至歐洲去。就任為捷克斯拉瓦克的大統領的馬薩里克博士，也同樣地這樣逃脫了的；當時他還要受着日本警察嚴重的監

視這回事，想現在還新新地存在世人的記憶中罷。

碧列茜科斯加亞也和他們同樣，再耐不住繼續流竄生活了。因此，她和幾個男囚共謀逃脫。在北部西伯利亞的荒野漂泊數星期之後，終於被五十騎追兵捕回了。因又犯這個罪，她更被科四年的懲役，並宣告加以四十笞杖。但因她對這笞刑加以猛烈的反抗，好不容易這個刑罰才幸免了。

在加拉的鑛山監獄兩年後，她和一百個男囚及兩個女囚，每天步行九十里地歷盡三千里的長程，被移至設領銀斯克的牢獄去了。就在這個流配所，喬治·凱蘭氏和碧列茜科斯加亞相會了的。關於西伯利亞的流刑者作着有名的著述的凱蘭氏，把當時的事情這樣記着：——

『……雖不能說是美人，但有敏慧的儀容，有不飾不繕的舉止，有溫暖的，深而且廣汎的同情，這正是她的面目。她的臉上宿着長久的辛酸之影，照囚犯的例，在

頸邊那被刈短了的蜿蜒如波的黑髮，已參着白毛了。然而困苦，流刑，勞役也不能動的，是她那勇敢而優美底鍛煉了的精神，是她的自尊，她的覺醒。……在此地周圍數百里之間，有教育的婦人，只見得到她一個……她和家族朋友之間完全被隔絕……數年之中所期待的唯一的事，恐怕就只是以白木的十字架爲一期的紀念，在一滴的同情淚也不會有的設領額河的寂寥的岸邊，把她的生，她的死的些微的記憶，和墓標的直到腐朽的時間來爭修短罷。觀這種可怖的前途，想及她那不撓不訴苦的勇氣，及她那說着本國的自由主義的最後勝利而不疑的確信，真令人不禁要起感激與尊敬之念。她最後對我說的話是這樣：

『克蘭氏喇！或許我們將這樣地死在流刑中，或許我們的兒子也將要這樣，我們的孫兒也將如此，然而看看結局罷！不會產生什麼果實的麼！——此後我便沒有再看見她了。』

一八九三年，碧列茜科斯基亞被准離開那個配流地了。然而，尙有三年間，不許她兩脚踏出西伯利亞的土地一步的。

至一八九六年，碧列茜科斯基亞再回到俄國內地來了。但政府不許她出她的故鄉一步。可是她不管，仍要變裝再參與於實際運動。在她的配流中，民意黨因政府極端的迫害，差不多完全失掉了存在的意義，及後來有『勞動者解放同盟』的一派出現，各團體採用了牠的綱領，再組織一個『社會民主黨』出來了。

但是社會民主黨，單單糾合工業地的工人，對於農民運動却不顧及。他們一口咬定地，認農民爲保守底或無智底而排斥，把他們的政治底啓蒙付之等閑。其後，『社會民主黨』變爲『社會民主勞動黨』，把組織完全成就了以來，於同盟罷工，或示威運動之中，的確收了偉大的效果；然而他們依然只注目於俄國的工業底資本家制度的發達之方面，而把俄國是一個大農業國這個事實忘記，不信應該與農民共同起事。

這實在是社會民主勞動黨的一大失策。

碧列茜科斯加亞對於民主勞動黨的政策及運動方針不能表贊意。她以為俄國的革命，不單是工業的勞動者；大多數的農民如不參加，到底是難以成功的。並且她從向來在各地所起的農民暴動的無數實例推斷起來，確信俄國農民有充分可以起革命的實力。由此，她便和往年殘存的同志及新進的青年男女，共同開始猛烈的農民覺醒運動了。她所起草的給與農民的檄文，在地下室印刷起來，即刻散布全國了。對於這種的運動，壓迫的來臨是當然的。果然，她的同志及社會民主黨員，天天要被逮捕了。但好像與此互相響應似地，勞農者的罷工及暴動，也不斷地在發生。官憲對於這些無產者，則以暴力壓迫，又不容赦地肆行猶太人的大虐殺，芬蘭人，波蘭人的大壓迫。

對於這種壓迫，無產者便組織革命社會黨，取着復讐底態度了。不久，叛亂便在加爾科付，波爾達瓦及其他各州繼起，證明農民也有起革命的實力了。此外黨內的同志，還組織一個稱爲『戰鬥團』的一派，對於從前因官憲的壓迫死於非命的及被虐殺

的人們，遂得充分的復讐了。

除這個運動以外，黨的內部還有一個由一羣學校教師組成的，稱爲『人權保護會』的團體，祕密地在散布報紙，雜誌，小冊子及檄文等，熱心地在活動。在這些文書中，由碧列茜科斯加亞所執筆的不少。

一八九九年，官憲發現了一個祕密出版所，在那證據書類之中，見到碧列茜科斯加亞的名字，因之政府的猜疑之眼向在她的身上，可是誰也不曉得她的行止。

一九〇〇年，俄國政府的搜索之手，如網羅似地佈滿全國，想極力逮捕革命社會黨的領袖三名。這三名就是碧列茜科斯加亞，額爾西尼及麥侖科夫，可是碧列茜科斯加亞早就變裝換姓，逃到瑞士去了。然，在瑞士的日內瓦有俄國革命黨的本部在，從那兒，沙維因科夫這個人和本國取着聯絡，在活動要翦除布列威及設爾猶斯大公這般人的事，想世人是還記憶着的罷。

一九〇四年八月，萬國社會黨大會在安斯特爾一開，她以俄國革命社會黨的一個代表者的資格列席，大大地爲自己的黨派吐着氣焰了。

至一九一七年的三月革命，她受了克倫斯基的歡迎，是上面已經述過了。

但她對於列寧的波爾什維基革命，爲什麼常要取消極底的態度，是我們所不可解的地方。然而，我們對於這位革命的祖母，是斷不吝獻給甚深的敬意的。

蘇斐亞·碧羅斯加亞

1

蘇斐亞·碧羅斯加亞的名字，在俄國革命史上是不能夠被忘記的。

她的祖先是從彼得大帝時所出的貴族，祖父在尼古拉一世的時代會做過內務大臣。又他的父親曾在彼得堡做過知事，父親的同胞碧羅威斯基伯，是在尼古拉一世的時代，征略中央亞細亞的大部分有名的將軍。

蘇斐亞生於一八五四年，父親對她施以很嚴肅的教育。母親是個溫和富於慈愛的人。

幼少時被母親帶到克里米亞的別墅去，及一八六九年才回到彼得堡來。她在女學

校入學的期間，結識了一位後來著名的虛無黨員。

可是父親不願她受高等教育，又禁她和許多抱着自由主義的青年男女交際，所以她於一八七〇年，即她十七歲的時候，逃脫家庭，躲在友人的家裏去了。然，母親却暗暗地送給她學費。

其後她讀到赤爾涅守斯基等的文書，受很大的感奮，和柴伊科斯基，共同組織柴伊科茲愛的革命團，對於團員的領導處很不少。

自一八七一年至翌年的遊說，爲她所計畫的最多。翌一八七二年，她做鄉下教師，到烏拉爾的一個稱爲加馬的所在去，時時受着饑寒的困苦。其後赴茲猶爾州的猶愛廷諾地方去，在那兒也很熱心地遊說，惹得諸方勞動者的同情。

一八七三年十一月，她因關聯於亞歷山大·呼斯基街的皇帝的通路要擊事件，被捕；但因證據不充分，被處拘留一年之刑。及放免後，她赴克里米亞的別墅去，受着當地警察的監視。於一八七七年，柴伊科茲愛團員被一網打盡的時候，她也列在那

團員中，所以被處流配惡羅涅茲的刑了。可是她到醜惡的停車站，偷着護衛憲兵的眼睛，逃走到莫斯科去，組織武裝的一隊，自己做了隊長。

過不久，她想在從哈爾科付被護送到中央監獄去的途中，劫奪國事犯人羅額幾愛夫，科瓦列克，奧伊奈拉斯基等，但因祕密洩漏，終於失敗了。

2

一八七九年革命黨在莫斯科的鐵路線之下，布設地電，要殺害皇帝的時候，選她爲指揮同志發火的監視人；然這個計畫終歸於他們的失敗。

一八八一年三月一日的皇帝暗殺計畫，她當一個指揮者活動着了。那天把可以行暗殺的地點，以鉛筆示給同志，又搖着手巾，暗示與配置在加達里娜的溝渠邊的同志們的任務，正是她所擔當的。

她愛着這個計畫的實行委員設里亞波夫，設里亞波夫也愛着她。他們兩人的交

情頗爲密切。及皇帝遭難後，她的同志們都勸她逃走外國，但她却不聽：這是因爲里亞波夫已經被捕的緣故。

亞歷山大二世遭謀殺之難前後十有一回，其中七回未遂就發見了的。然而由一八八一年三月一日設里亞波夫等的計畫，終於的確地遭難了。

3

前一日，卽一八八一年二月廿八日，皇帝比平時早些出寢室。若照例，他和八歲的王子格奧爾古，王女奧爾額及加達里娜等共着朝餐以後，便到冬宮去散步的；但那天因爲到皇城內的教會去舉行典禮，所以不能到冬宮去了。這個宗法上的儀式，皇太子亞歷西斯，其弟武拉幾蜜爾及其他的皇族都得參列。

皇帝朝餐後，在政殿接見外務大臣齊爾；在這中間，內務大臣迷里科夫伯爵上一個奏書，說虛無黨的兇漢設里亞波夫昨夜被捕了的事。

及至午時候，迷里科夫請謁見，奏上如下的話：『設里亞波夫被捕，現在正在訊問中；可是他說對於陛下的新的計畫，在近日中一定實行起來，一切的訊問大可不必，他一點屈服的顏色都沒有的，』迷里科夫因皇太子在座，說『此時如冒險行幸，難免輕率之譏，願中止明天閱兵式的行幸』，極力勸諫，期動皇帝的心。

然而皇帝說行幸的事，已經公布了，現在不好取消；一點懼色都沒有。唯有皇后聽了皇帝的話，覺得非常不安的樣子。

那天因迷里科夫伯爵辭却慰勞的陪席，皇后於午後親到伯爵的私宅去訪問，探聽事情。伯爵說，市長斐圖羅夫將軍，明天派勇猛的大尉茲呼帶領六十名的精兵護衛，可以安心的；由是，皇后才安心了。

翌日，是俄歷三月一日，即日曜日。皇帝早朝照例地做完散步，祈禱，朝餐以後，要行幸閱兵式去的時候，皇后對帝說：今天決不要經過涅夫斯基，拍羅斯彼克得

等處，願道取加達里娜溝渠。帝許諾了。

原來這個有加達里娜溝渠的街，因一方有圍着花園的高牆及許多大建築，一方有溝渠，很好警備的。然而，沿着這個街路，碧羅斯加亞等五人，正埋伏着在等皇帝的通過的。

這天天氣格外的美麗，午陽在雪上閃閃地輝映着。皇帝的龍顏大開，閱兵式一終了，即刻下令還御。那是因爲在途中，帝去訪親愛的從妹加達里娜大公夫人，預約在晚餐前要與皇后到『夏園』去散步的。

於午後二時，帝已經乘着柶車，就冬御宮的歸途了。六名的近衛哥薩克兵在帝的左右警衛着，第七個哥薩克兵坐在馭者之傍，柶車的後面，則警察總監的托奧爾伊茲 基大佐乘着，隨後便是勇猛的科茲呼大尉的柶車。

一行來到離加達里娜溝渠的起貨埠頭約三百步的地方時，行列的周圍，突然起了濃濃的混着雪和砂礫的煙，繼着就是轟然的一大爆響。這是碧羅斯加亞，指揮同志里

斯殺科夫投擲第一彈了。

這一彈破壞了玉樞的後部和車窗，僅僅使皇帝左脚受了打撲傷而已。皇帝此時，聽到護衛兵的一人及過路的一個小孩子負了傷，龍鱗逆起，喚令攔車止住，想盤查犯人。但馭者以爲這是危險的，沒有把攔車停止的意思。然而皇帝不聽，挽着馭者的繮繩，無理地下車了。這時近臣中，沒有一個敢冒罪出來諫止皇帝的輕率，真是皇帝的運盡。

帝下了車，與托奧爾伊茲基大佐，同在對負傷者訊問兇漢是誰，既而科茲呼大尉查出投彈者是里斯殺科夫，把他逮捕了，帝便與大佐一齊，把玉步移向那兒去。

這時市民羣集團來，在攔車上哥薩克兵的一人，以爲那是很危險的，諫帝莫使羣衆趨近，但帝以爲無用，卒不聽忠言。

既而帝走到科茲呼捕來的兇犯里斯殺科夫的面前三四步遠的地方，向大尉問道：『兇漢就是這個麼？』大尉答道：『正是，陛下。』於是帝把里斯殺科夫的容貌一

看，身起戰慄地說：『好雄偉的人。』又對大佐說：『爆裂的地方在何處？去看看罷。』這時，帝的龍顏變蒼白，悽愴之色橫溢於臉上。

科茲呼大尉所帶領的六十名的護衛兵在何處？那時個個都嚇得連影子都隱躲了。帝與大佐，此時對於那頭戴帽子，兩手盤在胸前，而身靠溝渠的起貨埠頭的柵上的一位奇異的青年，一點都沒有注意到。這位神色自若的青年，正是格里涅茲基這個人。

亞歷山大二世漸次走向青年這邊來，要從他的面前經過了。帝的御衣幾乎和青年的衣服相觸了。正在這時，但見青年的兩手突然舉起到頭上，把什麼東西一閃地投在帝的足下；由是，真紅的血的飛沫和濛濛的煙，共着好像大山爆發的聲響，一齊生起了。在淒慘的光景之中，發出人的叫聲及苦痛的呻吟。及烟霧散開的時候，只見大佐和投彈者的被血染的身體，橫臥在刀劍制服的飛散中。

帝在何處！亞歷山大二世逃到什麼地方去？

一看，帝的上半身付着在溝渠的柵欄，下半身慘酷地被粉碎着，而帽子飛掉，頭髮亂着，平伏在地上；鮮血不但飛染四圍，且汹涌地奔流着染紅皇帝的半身。

皇弟蜜哈厄爾聽到事變，急急馳來，跪在帝的面前說：『亞歷山大呀！我的聲聽到麼？』帝只能微動嘴唇，說：『聽見』。大家把帝搬入近邊的家屋裏，想在那兒替他紮繃帶，那時，帝好不容易地才微微說出：

『快，快，快運回宮城去！願死在那兒！』

這是亞歷山大二世最後的話，一點多鐘之後，帝就在冬宮崩御了。

4

這個事件的下手人，第一就是設里亞波夫，而碧羅斯加亞，赫爾曼，基巴爾幾，蜜海羅夫，里斯殺科夫及投彈者的格里涅茲基，一共七人；其中設里亞波夫在兩天以前被捕，里斯殺科夫當場被逮，格里涅茲基則因自己所投的炸彈，身負重傷而死了。

其他的人們，不久便相繼在各處被捕了。

這幾個人，是從民意黨的各團體來志願的四十七人的決死者之中，再選拔出來的。

下手人一同被捕了以後，裁判即刻就開。可是這個裁判是禁公開的，法庭中只設各皇族，外國的新聞記者十名及俄國新聞記者五名的座席而已。

在那兒，懸着以黑布飾着的先帝亞歷山大二世的真影；元老院議官扶幾斯為裁判長，和數名的裁判官共同開始審問。

著者沒有把審問的一切詳記出來的餘裕，只是碧羅斯加亞的答辯，想記在這裏。
她說：——

『我們社會主義者，所以在都市，在各地，到處宣傳主義的，因為想要從精神物質兩方面，來改革人民的現狀；然而政府要壓迫我們，要防害我們的運動：這便是我們不得不對政府宣戰的理由。而我們所以決心要暗殺亞歷山大，是因為看取他對於

社會黨的態度及其內政的方針，毫也沒有變改的希望。』

5

蘇斐亞·碧羅斯加亞是非常有孝心的一個婦人。她無論處在什麼境遇之下，也會把她的母親（娃爾娃拉·設爾糾愛娜）忘記；連偵探的躡踪追跡，一點也不在意地，要常常去會她的母親。

被捕了以後在獄中之時，她寄一封信給在克里米亞的母親，信中的意味，大概如下：——

『母親！我這一回的運命，是從最初就豫期着的。因要貫徹自己的所信而遭此事，所以我一點不怨恨，一點沒有悲愁。我不能夠拋棄自己的信念的。只是因此而要使母親你悲痛，這個罪實無可追，願你赦宥。』

母親呀！真想再看你一回！

我的衣服很髒了，你能夠替我送一件來麼？在公判的時候我想換一換才好。那麼，就再會了。一切的事容面會時詳稟。』

接到這封信的她的母親，驚駭悲愁交加地急急趕到彼得堡來，但面會不許，她只得在宣告那天，暗地裏看到蘇斐亞，她的女兒，被人用馬車帶去罷了。

此後她的母親再看不到她了。那是四月三日，她被押到刑場的途中。

這天早晨，碧羅斯加亞被押到設迷諾斯克刑場去，很鎮靜地，以自然的態度引頸受刑了。這時她僅僅廿八歲。

她在公判開庭的時候，進出裁判官的面前說了；那是說她不願因是個女性的理由，而蒙刑罰的斟酌，願和其他的人受同樣的刑的。現在，她照自己所希望地被處刑了；想定是滿足瞑目的罷。

彼達·克魯泡特金，在他那有名的『革命家的回憶』之中，關於碧羅斯加亞的

事，這樣記着：

『我們的團體的祕密會議，是常常要開的。

我沒有一回缺席過。集會所是在彼得爾斯布爾的郊外的一個小家；蘇斐亞·碧羅斯加亞以一張農夫之妻的偽造的通券住在那兒的。她的出身是貴族。父親曾做過彼得爾斯布爾的事務知事。

她得了母親的許可，早就離開家庭，入高等學校，和富有的工業家的女兒科爾妮羅娃姊妹們三人，共同組織一個自修的俱樂部：這個俱樂部就是我們的團體（柴伊科茲愛）的前身。

就像這樣地，碧羅斯加亞譌稱為農夫之妻，穿木棉的衣服，男子用的長靴，而頭戴木棉的帽子，天天從涅瓦河挑着木桶運水來，誰會想到她是上流社會的小姐呢？

她被一切的人所愛；而到那兒來的一切人，個個都得受到她那嬌滴滴的歡迎。；

：她的舉止很天真爛漫，而像個少女。她的顏臉小小而很聰明的樣子；她受着同志們
非常的愛慕。』

革命家的碧羅斯加亞和個人的碧羅斯加亞的面目，在這一篇文章中，躍如生
現。

維拉·查斯莉璣

在八十年代有名的革命婦人之中，可以和碧羅斯加亞比肩的，是維拉·查斯莉璣。

一八七八年一月廿四日，即對於那百九十三人的革命黨員的判決的翌日，一位名叫維拉·查斯莉璣的少女，在首都射擊了知事托列破夫將軍的腹部，使他負着重傷。

先是虛無黨波哥柳波夫這個人，爲着要求釋放幾愛爾涅守斯基，在卡贊寺院之前舉行示威運動被捕了。這波哥柳波夫在獄中之時，因在托列破夫將軍面前不行脫帽禮的理由，將軍把他拉出，用棍棒痛打他。波哥柳波夫因不勝痛楚悲鳴起來，這聲音被在獄中的國事犯們聽見，由是，大家非常憤慨，把窗及鐵柵破壞，起着非常的騷擾。但獄吏對於這些人，更加以鞭打，使鮮血淋漓地染紅了地板了。

維拉聽到此事，非常憤激，終於在一日去訪托列破夫將軍的邸宅，求面會，呈一封訴狀給將軍，當將軍在覽閱的時候，便把他射擊了。這實是一八七八年一月二十四日的事，但以此爲導火線，終於激成俄國內的恐怖主義了。

那年的四月一日，她被附諸公判，但受着無罪的判決。

一八八〇年以後，她赴瑞士，在那兒與羅守夫奧爾共營銀行業，以財力援助俄國的革命運動。

這位羅守夫奧爾，是和那路易茲·蜜西愛爾共因巴里公社的事件，被流放到紐加列托尼亞去，於一八八〇年被赦免歸來的人。觀此人後來能夠充分地供給蜜西愛爾的生活費，銀行業一定做得成功了無疑。可是蜜西愛爾把他送來的錢都給與他人，自己常過着如乞食的生活。

維拉的事是屠格涅夫在他的小說『新地』之中，用作模特兒的那麼有名，可是世

人所知並不能與此相比。

她在十七歲的時候離開家庭，與涅賈愛夫結交，參加他的運動。涅賈愛夫是維拉的兄弟的朋友；維拉所以對於政治上及社會上的問題感有興味的，可以說完全是這個交友的結果。

在一八六九年，涅賈愛夫以政治犯在莫斯科被捕，同時和這個革命運動有關係的維拉也被捕了，被幽閉在破羅的要塞內，後來被送至哈爾哥附去。及托列破夫將軍的事件後，她赴瑞士，此後就在那裏爲革命運動努力了。

她在本國的時候，把頭髮剪短，束着帶皮，純然不加一點裝飾，可是風姿依然楚楚可觀。

在她爲着革命運動而遊說的時候，她便做印刷所的排字工人，做鄉下咖啡店的女主人，甚至至於做咖啡店的女招待也有過。

托列破夫的事件後，她在黨的內部得到非常的名譽，然而她不因此而稍自負，依然靜靜地，而且熱心地從事於革命事業。

她現在還生存着。只可惜，她和福格涅爾等同樣地，對於現在布爾什維基的俄國政府，是取着反對或消極底態度的。

上自克魯泡特金，碧列茜科斯加亞，以及這些人們，爲什麼對於列寧及其一派人的事業，不能寄與同情；這實在是我們覺得很奇怪的地方。

克魯勃斯加亞·武里亞諾瓦

(列寧夫人)

1

『吾黨的組織者同志列寧的一切事業，負於娜蒂磯答·康斯坦畿諾瓦的地方實大。』這是畿諾威夫讚美列寧夫人的話；真的，列寧的偉大的功業的裏面，我們實在決不能夠把有列寧夫人存在這個事忘記的。

一八九一年，列寧初從鄉下出來，在彼得羅格拉大學學法律與經濟的時候，和當時的行政長官為女兒娜蒂磯答·康斯坦畿諾瓦·克魯勃斯加亞結婚了。從此以後，她就如影隨形地跟着丈夫，做他的事業的補助者；尤其是對於列寧的『伊斯科拉』（俄

語『火花』的意思，是列寧等起始宣傳馬克斯主義的機關報。運動，她是個最偉大的援助者了的。

列寧來彼得羅格拉兩年之後，組織一個『勞動者解放鬥爭同盟』的團體。他代表這個團體，計畫着最初的同盟罷工。但即刻被官憲所注意，終於在一八九六年被流放到西伯利亞去了。

第一回的流放期滿回來時，因官憲禁止他住居在都會，工業地，或大學街，他才不得已離俄國亡命於西歐。

一九〇一年，列寧和薄列哈諾夫，馬爾托夫，亞基舍羅圖，波多列夫等亡命客，協同發行一個稱爲『伊斯科拉』雜誌。這個雜誌雖名爲由亡命者們的協力所發行，但差不多可以說完全是出自列寧一個人的手的。這雜誌的普通版，頒布給在歐的各亡命者；特別版則入在箱篋的二重底，配送到俄本國來。

這個『伊斯科拉』，不只是做思想上的鬥爭的武器用，而且供爲組織運動之用了。

的。當時『伊斯科拉』設有『組織委員』，擔任這『委員』的幹事職的，正是列寧夫人其人。她那時因為以化學作用的墨水寫無數的暗號電報，和俄國全土的同志之間互通消息，幾乎把健康都損害了。

在海外的列寧的漂泊生活，實在是悲慘的連續，而在這個中間，始終和他共勞苦的人，不待說便是克魯勃斯加亞夫人。

自列寧從巴黎回瑞士來的一九一五年起，到他被送還到俄國去的這個中間，著者雖恰好在瑞士，但因當時的列寧，在瑞士的社會黨中，差不多是不被人所注意的，所以關於他的行動，觸及我們的耳目的，可以說是皆無。只有在他那常去喫包飯的久里茲虛的好布托巴諾街的，一間叫做安那福的便宜食堂之前，我幾回幾回地要在那兒佇立，徘徊莫能去的。然而那已是列寧離開瑞士以後的事情了。

關於列寧滯瑞中的事蹟，連和他一起在瑞士的幾諾威愛夫，也差不多沒有說及；僅僅由愛羅克·馬茲克勃萊特的記事，我們得曉其間一點消息而已。

『列寧夫妻所住的比額爾·額茲舍第十四號（在久里茲盧），是在一條通碼頭的極狹的街。他們住在這一家的二樓的一室，他們僅有的家具，是桌子一張，洗濯桶一個，粗椅子兩隻，小小的煖爐，寢台與寢椅子，又石油燈一個而已。天花板漆灰地連紙都沒有糊，那露出來的板壁真慘淡得難看。床板上鋪着便宜的古舊的氈子。要到這個房子，非走過一條黑暗的廊下不可。二樓上尙有三間房子，其中兩間爲其他兩個家族所住着，剩的一間爲三家共同的廚房。他的不斷的伴侶，唯一的書記，助手的妻，就是在這個廚房裏調理素質的食物，端到房中來的。』

『列寧這個房子，一個月以三十八法郎租的；換算美金，正是六塊錢六十分。』
（愛羅克·馬茲克勃萊特。山川均譯。）

據著者的經驗，在瑞士的這種生活，恐怕是最下等的罷。著者那時，在瑞士的巴舍爾租着房子，一個月費了四十法郎；不待說也只是一間房子，但一切的設備，要比

列寧的那一間好幾倍，在著者的生涯中，想不能再有那樣設備好的房間住了罷。不待說久里茲虛的房租物價，一切都比巴舍爾貴好多，三十八法郎的房間，可以說是最低的。觀此一事，滯留瑞士的列寧的生活，到底是怎樣的，我們也就可以想像而知了。

有人說他是德國偵探這種謠言，由這個細民底的生活的事實，也可以充分證明其非了。尤其是關於那密封列車的事實，在那時爲德軍的最高幹部魯登托夫的『回顧錄』之中，一節也沒有記入，好像魯登托夫對於此事，一點都不曉得的樣子。

又愛維克·馬茲克勃萊特，再繼續如次地寫着：——

『在久里茲虛認識列寧的人們，對我這樣說了：列寧好像只願和勞動階級接觸似的。他的亡命友人等，說列寧以決不與智識階級的改良論者做對手而花費時間這事，引爲非常自誇的地方；又說他的時間，大多是費在瑞士勞動者的集會，而在這集會裏，他和誰都說話，可是一回的演說也沒有做過；不待說在久里茲虛的俄國人的集會

時，他是常常演說的。

『他的收入，是從俄國的社會黨的報紙雜誌的稿子得來的，在要回俄國之前，他請久里茲虛銀行替他結算，把存款取出，一共只有二十五法郎。』（愛羅克·馬茲克·勃萊特）

在此前，列寧是住在伯倫的。伯倫是瑞士的首府，生活程度之高，實不減於久里茲虛。

『……在伯倫的時候，列寧租兩間房子。後來我碰着他常去喫飯的那非專業的宿舍的女主人，據這位女主人所說，則列寧在伯倫的時候，負擔着他的妻和妻的母親兩人的午飯的錢，飯錢一個人算是八十散琛，約十五分。據她的話，列寧一家早晚兩餐，是在家裏自己來做的。

『在伯倫的守里托亞林與格爾登·額茲舍的角頭，有一家叫做維那咖啡店的。這家咖啡店的主人，對我這樣說：——我很記得列寧。我記得他常常要到這兒來啜一杯

咖啡茶。他來時，或看報紙，或和店夥談話。而老是穿着很不好的服裝。」（馬茲克勃萊特·山川均譯。）

一九一七年的三月，列寧等一行的俄國人，乘着所謂『封印的列車』，被送還俄國來了。在同年的四月四日之夜，列寧回到彼得羅格拉來。

2

要敘述列寧夫人的事，自然非多記述列寧的事不可；這是不得已的。正如我們從列寧夫人可以看到列寧的反映一樣地，從列寧的事也可以看到列寧夫人的反映。

『列寧把適用於社會生活之中的嚴格的規律，在自己的生活上也適用了。野菜的湯，黑麵包的薄片，茶與粥，這是斯莫爾尼（布爾什維基黨的本部的所在地）的同志們的食事，同時也是列寧和他的妻，妹的常食。斯莫爾尼的革命家，一天做十二點至

十五點鐘的職務，而列寧的日課，一天却從做十五點到十八點之間。他要自己寫幾百封的書信。在埋頭於事務中的時候，他什麼事情都忘記，連食事也忘記了。因此，他的妻常要趁着他和誰在說話的機會，才對他說：「同志呀，不要忘記喝茶啲。」，而把茶倒給他喫。列寧和一般人民受着同樣的食糧配給，茶水大概是沒有放砂糖的。兵卒傳達等，在廣大的露出的如露棚的室中，睡在鉄的寢台上，列寧夫婦的臥所也是一樣。他們疲困極了，便隨便倒在粗劣的臥椅上睡着。並且那，因何時會有急事發生的也未可知，連衣服都不脫下而睡的也常常有過。列寧之所以忍此苦痛，並非從禁慾底的衝動，實不過是實行共產主義的第一原則罷了。」（威籛斯——山川均譯。）

列寧就在危篤的狀態之下的時候，也不取配給以外的食物，因此醫師，家人都很擔憂。當時妻與妹想出一計來，那就是她們曉得列寧在平日，常把麵包貯藏在抽屜裏，所以趁着他外出的時候，便暗暗地多放一些麵包在抽屜裏頭了的。這樣，列寧因專神注在事務上，不曉得抽屜裏麵包的增加，便不知不覺地多喫了。（山川均）

『列寧在寄與歐洲及美國的勞動者們的書翰中，這樣的寫着：「俄國的民衆，未嘗有過，像今日由聯合國的軍事底干涉所致似地，這樣悲慘的生活，未嘗有過這樣的飢餓。」但在寫這個書翰之時，列寧自己也和民衆共忍着這個同樣的苦痛的。』（威廉斯。山川譯。）

3

在革命後，勞農政府非着手做不可的事業很多。其中尤其是教育制度的徹底的改革，是大事業中的一大事業。

在帝政時代，因貧富種種的階級，設有種種的學校，其內容也隨之千差萬別，但勞農政府只以『統一勞動學校』來替代這些，不問民族，階級的異同，把一切的學齡兒童，都使在此處受教育了。

這個統一勞動學校制度，是基於教育委員魯那賈爾斯基的第一的援助者克魯勃斯

加亞的創業，一改機械地注入智識的舊式教育方針，在教室裏，以手工，機械作業，園藝，耕作，及其他實際有用的生產底勞動爲基礎，以隨着勞動授與學理底知識爲主眼。然而這個勞動，並非單是勞動的體驗或修養的意思，也非單是職業教育的意味，乃是以使兒童們實際地參與直接有用的勞動，增進國家的生產力爲目的的。從之，所有的學校，不定是有同一式的工廠，職場，農場，隨着地方學校的不同，勞動的種類自然有多少的相異。不待說不會強制兒童做體力以上的過激的勞動，也不會爲着能率而把教育上的目的特殊化，但對於利用手邊的器具，生產機關，而極力使多生產實用品，是很注重的。在小學校則大抵教着園藝，蔬菜的栽培，粘土細工等，沒有特別授以一定的技術。然，在中學校則把生徒分配於裁縫工場，製靴工場，機械工場，實際底勞動與在學校的學理上的教育互相補助，期使學生得到知能與技術的圓滿的訓練。又義務教育的年限，因經濟底困窮及補充熟練工之不足的必要，從十七歲低減爲十五歲，但這不待說是一時的應急政策，待情形改善後，就要恢復原狀的。（山

我們關於克魯勃斯加亞的教育上的功業，本想多敘述一些，但如果要記起來，便非牽連述及俄國的教育事業的全部不可，所以在此割愛了。

在列寧得病之前幾時，聽到北美至一九二七年，要使國內全部的無學文盲者完全消滅的消息。由是，他以俄國革命後經過十年，也正是一九二七年，說至那年也要把無學者都消滅。說了這話的列寧的理想，也正是列寧夫人的理想。她不單是爲着婦人，爲着男子的頭腦的向上，也非常腐心了的。

假若有誰到莫斯科的斯列登斯基遊園街的夫人的事務室去看一看，誰都要在那兒，看到夫人在關於教育的廣告宣傳單的堆積中，很忙碌地在工作的罷。不絕地來訪的客人，都是農夫，赤軍的兵士，或是女工們。對於這些人，她是一個忠告者，商量的

人，助言者。——但你想她只在做這些事的麼，她却忽而要去演說，忽又要做教科書，簡直沒有一刻靜止的工夫。

4

可是，夫人終於不得不一時中止她的活動了。那是因為列寧得了病的緣故。

從一九二一年的歲將暮的時候起，列寧因過勞非常害了健康。至翌一九二二年的三月，醫師命他須靜養幾月，他才移居於離莫斯科不遠的丘陵地哥爾基。至七月間，健康狀態恢復了許多，至十月差不多可以照常執政務，至十一月，竟在共產黨國際第四回大會，試了一場有名的大演說。

可是一入十二月來，右半身便漸漸起麻痺，至十二月的中旬，更覺利害起來，終於倒下床中了。但在翌一九二三年的二月，列寧還由口授，發表了一篇論當前的問題

的論文。

三月九日，又起了激烈的半身麻痺，五月以醫師的命令，再轉地至哥爾基去療養，後來就死在那裏了。

可是從七月間起，身體又漸漸好起來了。每日要坐着有輪的椅子到庭前來。又醫師和他妻克魯勃斯加亞，爲着要使他能夠照舊地說話，每天規則地給與發音的練習。

其妹馬莉也沒有一天不跟着看護他的。

至九月，列寧可以獨自上下階沿了。十月可以不用拐杖在室內步行，也能言語了。這時每天，他們便選報紙中他所要看的，畫了記號讓他讀。據十月初去問候列寧的共產黨的幹事馬拉托夫的報告，則列寧能夠規則地步行，又有時也可以坐汽車外遊，發音也漸漸明確起來，與平日活動的樣子沒有什麼差異了。這時，他對於政治上的事，仍然很加注意。其間，以左手寫字也次第能巧起來。在天氣好的冬日，他也常常可以跟着獵師到森林去打獵。而在那年歲暮的時候，竟爲着村莊的孩子們，造出聖

誕節的樹了。

一月二十一日（日曜日），列寧的容體急變起來。至午後五時二十分，突地發熱，呼吸變困難，完全陷入昏睡狀態之中了。及六時五十分，列寧終於抽着最後的呼吸了。

病因是在遺傳底的動脈硬化傾向之上，更加以過度的智力底活動的結果，腦的血管硬化了的；而直接的死因，說是爲着四疊體的出血，而激動及頸部的血液循環的。報着列寧的臨終的莫斯科的電報的一節這樣說：『那時在場的只有醫師斐爾斯達，奧西波爾博士，列寧夫人，他妹妹和布哈林這幾個人。遺骸以褐色的衣服包着，穿着淡褐色的拖鞋及白色的襪子，被移到應接應的桌上來；顏臉一似健康時的狀態，一點沒有差異。桌上飾滿着花，至夜十一時頃，斯達寧，加里林，幾諾威愛夫，加麥涅夫諸氏來弔問，誰都從心地痛泣了。又多數的農民，也陸續地到哥爾基來了。』

列寧就這樣地死了。然而列寧夫人不能夠和列寧一齊到墓中去的；在她的身上還

有許多事業懸着。

正如蘇俄的事業不因列寧的死而終了一樣地，克魯勃斯加亞的事業，也不因列寧的死而終了的。想她將鞠躬盡瘁地，爲着蘇俄而奮鬥罷。

亞歷山托拉·珂倫泰

1

亞歷山托拉·珂倫泰女士，和克拉拉·璣愛特金，同是西半球的最偉大的婦人。

最近她在墨西哥作蘇俄的代表者，更聳動世界的視聽了。她赴任至墨西哥以後，墨政府因國內的共產主義者激增起來而非難她，可是蘇俄與墨西哥的關係，不會因此而像英俄的，可以說是因珂倫泰有外交家的手腕的結果。

珂倫泰女士，是帝政時代的將軍托模諾威支的女兒，在幼年時代，盡量地過着資產階級的生活。

她現在雖已經五十四歲，但看來却只有三十歲的樣子。在少女時代早就反對家族

的意見，奔赴瑞士，在久里茲虛求學。十八歲的時候和珂倫泰這個人結婚，然與生了一個兒子的時候就離別回俄國來了。

不久她便抱着最左翼的思想，當時的人稱她是虛無黨。

因一九〇五年的革命底騷擾的關係，她本該也要被捕而被流放到西伯利亞去的；但她早就逃到外國去了。此後的她，便完全繼續着革命家的悲慘的放浪生活。她在歐洲各國，都入過獄。有時因是一個煽動者，有時因是俄國的革命黨員，不絕地要受着刑事及祕密偵探的追跡。

有人說：

『珂倫泰夫人於歐洲各國的牢獄，聽說都有入過的經驗。』

聽到此話的珂倫泰夫人說：

『在歐洲，瑞典最爲清潔而暖和。』

一九一五年，她以援助共產黨的活動之名目被流放了。在俄本國，則希望她死亡

就好，可是她得到往丁抹的許可了。

後來她渡美國，在那兒做着得意的講演巡回着，但接到自己的愛兒被徵爲俄軍的報告，因此她變裝回國，把她的友人們祕密帶來的她的兒子，使脫走國外，送至美國來。

2

三月革命的勃發後她歸國來，但因為個布爾什維基的理由，被誣爲德探被捕投獄了。不待說因爲當時尙在戰爭中，要蒙這種的冤罪是不稀罕的罷。——但終於以證據不充分被放免了。可是在七月，因說與列寧一派的騷亂有關聯，又被捕投獄了。

在當時列寧的意見，是要把三月革命進展爲無產階級革命的，但沒有誰擁護他的主張，只有珂倫泰一個人很贊成他的。

於十一月革命後，她就了社會人民委員的要職。在克倫斯基時代，占着社會大臣

的椅子的，是伯爵夫人巴妮娜，繼其後的實是珂倫泰夫人。

勞農政府成立後，代巴妮娜而起的珂倫泰，於就職後第一就開省內的大會議；這個會議，連最下級的雇員也被邀出席了。

珂倫泰在這個會議的席上，把俄國的財政瀕於危機的事，把社會事業的基金極度缺乏的事，因此，白人也難領得勞力的正當的報酬這事，又把列寧，托羅茲基及她自己不待說，一切的人民委員的月俸只有五十圓這些事，都率直地言明出來，而要求下級人員的犧牲底援助了。這個坦白的告白，使前任者，而陰謀隱匿重要文書，鍵，官金等的，年俸取二萬五千盧布的巴妮娜夫人喫一驚了。

開這個省內會議的時候，珂倫泰連僕役也使他們列席了。聽到這個消息的前任者巴妮娜夫人，驚着說：

『那突飛的珂倫泰夫人，會議時連僕役也喚來，使坐在座席上，有這樣的道理麼？僕役這些，曉得什麼社會改良的事！』

珂倫泰就社會人民委員之職以後，晝夜兼行地，每天工作着十六小時的職務；她的精力和手腕，實使人驚嘆了。

大戰後的俄國，不待說沒有什麼比社會事業更重大的；然而，在受着經濟底的致命傷的俄國，社會事業怎樣着手呢？這在珂倫泰的確是個至難的問題。

據一九一八年一月三十日社會人民委員的布告，則依自己的勞動而生活的人民，一時底或永久底勞動不可能的時候，（即如老衰，疾病，傷害，妊娠，非因自己的過失的失業等）及沒有適當的保護者的兒童，都無例外地有受國家的保護和扶養的權利。又傷病者得免費領取醫藥，木手木脚等。珂倫泰夫人，就是埋頭在這樣的社會事業中的，又憑她所記載的，下列的諸部門，也是社會人民委員所担任的事業。

兒童局——這個局，是負着保護沒有保護者的兒童，即如孤兒，棄兒，乞食或賣笑婦的兒子，親權被法律所剝奪的兒童，及三種的病的兒童等的任務的。（註：所

謂三種的病的兒童者，第一種是道德底有缺陷的兒童，第二種是智能底有缺陷的兒童，第三種是肉體底有缺陷的兒童。）

兒童局設立有養育院，兒童自治團體，及兒童 home；這爲着兒童做家庭的代用的 home 及養育院，是以兒童的勞動和獨立爲根本的主義，保護他們到一定的年齡爲限。如達到一定的年齡了，這些兒童便和別的兒童一樣地去進學校。

兒童至十七歲爲止留在 home，十七歲以後可以取着任意的行動；但國家在必要時，此後也有保護的責任的。至一九一九年一月一日，委諸社會人民委員的保護的兒童數，竟達及十萬之多，兒童 home 則設立至一千五百個了；其後一定還是增加起來的。

母親及乳兒保護局——這個局是管關於妊產婦及乳兒的保護的一切事務

的。筋肉勞動的婦人，產前產後共十六星期，其他職業的婦人則各十二星期，免勞動而得照常地領取俸給。對於妊婦，一般是麵包的配給分量要增加，醫藥免費支給的。

不管是都市鄉村，都設有許多收容妊婦的婦人 Home，妊婦在那兒可以照各自的健康狀態而從事於輕易的作業，也可以單在那兒休養，又在其間得受育兒的知識。在分娩時，則按俄國的現狀，盡可能地給與優良的食品及看護，使入國立產院，在熟練的醫師產婆看護婦的注意之下，得安心分娩的。在此處的待遇是絕對平等，無論誰的兒子，都一樣地被重視，受着國家的保護。產後三星期，母親和小兒同被收容於在專門家的監督之下的乳兒院，三個月間得在那兒養育小兒。若是願在自宅生產哺育的話，不但如前述地得免除產前產後的勞動而已，而且在授乳期間，勞動時間得短縮為四點鐘，又可以請求經濟上的補助及牛乳，肉類，牛酪等的等別分配的權利。此外諸處還設有診療所，幼稚園，產婦及幼兒很周到地受着保護的。

廢兵局——這個局是以使殘廢兵士們，各應着自己的能力而分配與種種作業為任務的。

養老局——一九一九年受這局的保護的老人之數，有六萬五千人之多，其後當

大增加。

扶助費局

——司對於失業者及赤衛軍的家族的扶助費的支出的。在俄國，五十五歲以上的一切男子，及五十歲以上的一切女子，當然有領取扶助費的權利，是社會人民委員的布告所認許的；可是以目下的經濟狀態，這是辦不到的，所以這一類的人，暫時是在前記的養老局的保護之下衣食的。

一時扶助局

——對於從四十萬人起碼的舊軍隊的困窮兵士，給與一時底的補助。此外，爲着要給與貧民職業而開設各種工廠，以及建設低廉的或免費的食堂，住宅，寄宿所這些，也是此局的事業。除此以外，此局爲着救濟白衛軍的占領地帶的避難民，也忙的不得了了。

反革命犧牲者救濟局

——此局是爲救濟那些受反革命損害的蘇維埃或共產黨部內的勞動者，及和赤衛一道入國的外國亡命客的；爲了這些人，設立種種的農業公社。然而在還沒得到職業以前，要支給扶助費把他們的。

此外，還有司乞食及賣笑婦的掃蕩局，和其他種種小部門的設立。

在一九一八年，俄國內有二百五十萬人的殘廢兵，七百萬人的傷兵，其他爲着戰爭而生的三十五萬人的孤兒，二十萬人的盲者啞聾者，多數的白痴，狂人，犯罪人：：這一切，都是由社會人民委員的保護而生活的。革命後，社會人民委員爲着牠的事業消費六億盧布，一九一九年前期的豫算，是廿億盧布。

這種種的設施和計劃，是珂倫泰女士被任爲社會人民委員之後所試的事業，同時她的大努力也因此而發揮了。以此，便可以曉得她是怎樣偉大的一個女子了。假若說革命是破壞的話，那麼，她對於舊制度和舊社會的破壞，是發揮了偉大的能力的一個人；但恐怕比着破壞，對於新社會的建設，更需要她的手腕的罷。而她竟善爲之了。

與兒童局，母親及乳兒保護局的新施設同樣，勞農政府的婦人解放的事業，是家

庭勞動的社會化。更詳言之，這是勞農政府，在牠的經濟狀態的可能的範圍內，圖着了極低廉的或免費的，而提供優良的食事的公設食堂的普及，及除掉了個個的主婦的苦痛，與個別底的家計法的不經濟等事的。

珂倫泰說：

『洗濯及其他的事也是同樣。勞動婦人，已經不必埋在污物之中勞動着，也不必因補破襪繕內衣而痛着眼睛了。她只要每星期把這些污物或破物，拿到洗濯所或修繕所去，至翌星期去拿回來就得了。這樣的勞動婦人，在資本主義的支配下，把夜裏的時間，盡費在無際限的苦痛的勞動裏頭，現在可以充爲有益的讀書或健全的娛樂之用了。』(山川菊榮氏譯)

像這樣地，勞農政府把婦人從育兒及家庭勞動之中解放出來，使她們的勞動爲社會的分担了。關於這個代着家族制度的新制度，珂倫泰如次地說着：——

『……勞動階級的母親們請安心好了。社會主義的社會，並不是要從兩親拿來小

孩，從母親的懷裏奪來嬰兒的。有一點也不想以暴力來滅亡現在的家庭。舊的家族制度已在解體；使家庭爲社會底單位的支柱的一切家庭勞動，漸漸社會化起來；而家事必要的時代也已經過去了。又關於小孩的事也是同樣，無產階級的父母，已經不能夠顧照他們了；他們已不能養育兒子，也不能教育兒子了。在這一點，小孩與兩親有同樣的苦處。所以勞動俄國，要進而對勞動階級的男女說：「你們年輕，你們互相愛着，你們誰都有幸福地去生活的權利。享樂你們的生活去罷，不要讓幸福逃跑了，不要躲避結婚！在資本主義的時代，結婚對於勞動者，雖真是個可怕的鐵鎖；但現在，年輕的健康的你們，不必怕生新的勞動者，不必怕給與國家新的小國民。勞動者的社會，要求新的勞動者，每回新的小孩生下這個世界，牠將歡呼而迎受的。又你們，不必担心着你們的小孩子的未來。你們的小孩子將不知飢不覺寒地長大起來。你們的小孩子，不會像在資本主義的社會似地，或被拋棄，或遭什麼不幸的事。你們的小孩子一生下來，勞動者的國家，便懇切地來扶養母親及嬰兒。小孩子由勞動者的國家

養大，由勞動者的國家教育；然而這個祖國，決不想從願擔當兒子們的教育，而由父母手裏，奪取孩子來。勞動者的社會，關於小孩子的教育的一切義務都負擔，然而並非想從那能夠嘗味而且尊重做父親的喜悅，做母親的滿足這樣的感情的人們的手裏，奪取小孩子的。」這能夠說是以暴力破壞家庭，或強制地使母子分離的麼？我們不能夠逃脫事實的。舊的家庭制的時代已過去：這並非勞動者國家的罪咎，而是新社會狀態的結果。因為家族已把婦人從生產底的，更重要的事業拖開，所以家庭制度對於國家已無必要，反而有害了。又曾為家庭的一任務的育兒的事，已經次第移交給社會手中，那對於個個的成員，也自然不必要起來了。我們在舊家庭制度的廢止之上，目擊着一個締結完全新的男女關係的新的制度。那是愛情與同志之誼的結合；即是自由，同是獨立，同是勞動者的新社會的平等的成員的結合。在婦人方面，已沒有家庭的奴役的存在，家庭中已沒有什麼不平等的可能了。被丈夫拋棄的時候，婦人也已沒有抱着小孩迷在街頭的恐慌了。勞農國的婦人，是不賴丈夫，而賴自己的工作；養

她的並不是丈夫，而是自己的腕力。又關於小孩子的運命，也不必担什麼憂；勞動者的國家，對於小孩子是負擔一切的責任的。結婚這回事，將從使向來的家族生活黑暗的一切物質底要素，一切金錢上的打算中，解脫出來而淨化。今後的結婚，將是互相信賴，互相愛着的兩個靈魂的崇高的結合；而這個結合，使一切的男女勞動者，得享受自覺着自己，自覺着周圍的人們所得享樂的最完全的幸福，最大的滿足。代着過去的奴隸底結婚，以所鼓吹的由同志之誼（Comradeship）所鞏固的這個自由的結合，正是新勞動者國家要提供給男女的禮物。……：在愛人而同時又是僚友的男女間的，自由而且公正的結合，代替着舊的奴隸底兩性關係之時，人類的污辱，在向餓着的勞動者身上逞着全力的可怕的一個禍害——即賣淫，便會消滅的罷。……

『……勞動者國家要求新的兩性關係。母親的對於兒子的母性底狹小的，排他底愛情，非被擴大至可以抱擁無產階級這個大家族的一切的兒子不可。代着建設於婦人的屈從之上的舊式結婚，我們將看到一個新的自由結合的生起罷，那是由義務與權

利相等的，勞動國的兩個成員的愛和尊敬所鞏固的。代着個人底利己底的家庭，這兒將出現一個，一切的男女勞動者都是兄弟，是同志的，大的一般底的勞動者的家庭來罷……

『爲着健康的，如蓓蕾開放的小孩們開路！爲着持有自由的感情，自由的愛情的，鑿着人生和人生的悅樂的強壯的青年們開路！這是勞農俄國的標語。我們，於自由與愛與平等的範圍內，對於男女勞動者，男女農人們，希望能夠勇敢地持着勇氣，參加於能夠使人類社會更完全更正當，能夠更充分地保證各人得到相當的幸福的這種改造事業！』（山川菊榮氏譯）

3

珂倫泰女士，除開做社會人民委員，當母親啦兒童啦等的保護的任務之外，還參與勞農政府的最高的政策。斷行國家與教會的分離的，實在就是她。這個結果實在是

意想不到的。其後她盡力於赤衛軍的編成，又於一九一八年，因講和的問題，赴西歐和英法的社會主義者協議了。

當勞農政府採用新經濟政策的時候，最悲觀的實是珂倫泰夫人。她說這個政策施行的結果，實淫將再盛行起來，而很悲觀了。

在她赴任當那威公使去的時候，世界對於這個世界唯一的女公使，睜着好奇的眼睛。然而她竟善能發揮公使的手腕了。像那威俄國的通商條約，實是由珂倫泰女士的盡力所締結出來的。因此，俄國得到通商上的利益真不少了。

她有時要從巴里買衣服來，但有時却要穿着勞動服，混在共產主義者之間，揮着雄辯之舌。她的行動完全很難測摸。

真偽如何，雖不得確知，據說她當工廠勞動者或農民的代表，駐紮海外的時候，因費用太使多了，受着非難，一時歸國來了。然而像珂倫泰這樣偉大的女子，勞農政府是不能讓她遊閑的，由是，政府便派遣她到南美，去當墨西哥大使。蓋珂倫

泰的目的，是在使南美赤化的。

當她要赴南美的時候，惡作劇的美國政府竟拒絕了她的入國通過。可是俄國政府對於美國這個無禮，後來却報復了；那就是當美國的某將軍，因南京事件要急行至中國來，道取西伯利亞的時候，俄政府也拒絕他的通過了的。由此，我們可以曉得美國對於珂倫泰女士的侮辱，在國內是如何地被重視了。

珂倫泰通七國的語言，但因不曉得西班牙語，世人以為她赴任墨西哥，一定會感到很大不便的；可是聽說外交社會，却被她的善於應酬及其有魅力的態度所征服了。這是根據外報的記載，到底可以相信到什麼程度，雖不能斷言，總之，她的外交手腕非常利害，是一般的批評。

她是個所謂才色兼備的女子，在她的胸口上烈烈地燃着熱焰，而奇妙地却又是個偉大的婦人。

關於珂倫泰夫人傳的材料，一部分從外紙，一部分是根據山川菊榮女史的社會主義研究所揭出的。尤其是關於珂倫泰做一個社會人民委員的事業，根據山川女史的研究及譯文的地方最多，記此以表謝意。——著者。

馬里亞·斯比莉朵諾瓦

馬里亞·斯比莉朵諾瓦是中產階級的出身。她在做旦波里大學生的十九歲的時候，看着當時的知事的暴狀，不能忍耐，祕密地決心去暗殺。

有一天的午後，她在停車站碰着對頭了。她爲着要使羣衆避開，最初一彈從羣衆的頭上望空而發，次就對準他的心臟而射擊了。斯比莉朵諾瓦有很明晰的頭腦，同時也有老練的手腕。知事那時身邊圍繞着哥薩克兵，他們即時把斯比莉朵諾瓦逮捕了。

哥薩克兵先打她，然後把她裸體着投入冷的密室。既而他們又回來，迫她說出她的同志及共謀者的姓名。但她一句也斷不肯說，因此，她那美麗的金髮被扯，素肌到處受着烟捲的火傷。於兩夜之中，她在哥薩克隊和憲兵隊之間，被拉來拖去地，受盡一切的侮辱虐待。然而無論什麼事都有個際限；斯比莉朵諾瓦終於大病了。受着死

刑的宣告時，她在人事不省的狀態中，而被減刑爲終身懲役的時候，她也什麼都不曉得。由是，就在半失神狀態之中，被流配到西伯利亞去了。友人之中，期望她生還的一個人也沒有。從此十一年後，與三月革命的勃發同時，她從西伯利亞歸來，再爲着自由而奉獻她的生涯了。

她在社會黨諸派中，從初就與布爾什維基最接近，後來終至於取着同一的步調了。她是社會革命左黨的首領，是俄國最有信望的政治家的一人，猶其是在農民之間有非常的信望，其勢力有牢乎不可破的地方。年紀出三十沒有幾許，便像清教徒似地，做着上品的嚴正的樣子。路易斯·碧萊安特女士，關於她的事這樣說着：——

『假使她不是那樣思想透徹的一個人，不是那樣高尚的精神的一個體現者，看她在支配那高長的巨男們的樣子，一定會覺得滑稽的無疑。她的身長不滿五尺，體重是不曉得有沒有七十二斤的。眼睛灰色，周圍繞着青色的環。頭髮編着捲在頭殼的周圍。她平常一天工作十六小時。』

碧萊安特把一個敵視她的反對黨（少數黨）的少年婦人，初會見了她以後的事，

又這樣寫着：——

『她的眼睛滿含着眼淚，說：「啊，真不曉得！有那樣善良的眼睛，那樣上品的臉，而竟非殺人不可了的！我直到今日是她的對敵了，但是，現在，我才曉得是俄國的女子中第一個偉大的人！」真是，我對於斯比莉朵諾瓦也想奉獻我的讚辭：就是我直到今日，無論在何國，未嘗會到可以匹敵她的婦人的。』

又亞沙·蘭素姆氏在『一九一九年的俄國』之中，這樣地寫着：——

『我沒有會到斯比莉朵諾瓦。爲什麼呢，因爲我和她約要會面的那一天，即二月十一日，恰好共產黨，以她的運動，連滿足的政綱也不提出，而空自煽動不滿，是危險而帶有無政府主義的傾向的這個理由，把她拘留了的。然而因對於她爲人的嚴正有着非常的敬意，所以他們窮於處置她了。結局只得把她一年間放在神經衰弱療養院中去。』

『在那兒，她可以讀書也可以執筆；想能夠恢復健全的精神的罷。』（山川菊榮氏記——由社會主義研究轉載）

伊涅斯·亞爾曼女史

伊涅斯·亞爾曼女史，在布爾什維基的黨中，是個最忠實而熱心的黨員。

她是從資產階級的家族出來的人，但從踏入政治生活一步始，她就開始革命家的生涯了。最初她是屬於社會革命黨的，然而她的精神及肉體，却都爲着勞動階級與勞動黨而鬥爭了。後來加入於布爾什維基。在一九〇五的革命當時，她已是個布爾什維基的黨員了。

因這次革命失敗的結果，她被投入獄，被流放國外去了。

其後，反動時代長久地繼續下去。那實是很苦悶的時代。在這個時代中，她於勞動階級中得到了真正的親友。

她後來在法國的無產者之間活動。她特別覺得有興味的事，是勞動學校。

一九一三年，她回到彼得堡，負着責任從事於這事業，而受到勞動者們的感謝和讚美了。

世界大戰勃發了。第二國際破壞了。她沒有一點踟躕地，即刻開始戰爭反對的宣傳。不久，她爲着要在法國的勞動者中活動，就到巴里去了。

在戰後，她當一個開第一回國際婦人大會的發起人而活動，做布爾什維基的代表者赴基燕達爾去。後來她在瑞士的布爾什維基之間活動，把列寧主要的著述，及俄國布爾什維基的中央委員的許多著作翻譯了。

和二月革命勃發同時，她回俄國來；先到彼得堡，然後到她的故鄉莫斯科去。由是，她便如饑餓的人獵食物一樣地，盡力於革命事業了。這樣地兩年間不斷地活動着。有時要參與國際底活動，有時要從事於著作或翻譯，有時要和同志馬紐伊爾斯基，共爲同志們的代表而赴法國。第一回及第二回國際共產黨大會，她都出席了。

至一九二一年，她竟因比較底輕微的病而死亡於高加索了，恐怕是爲着她那不休不息的活動而犧牲的罷。這樣，俄國的勞動者失了他們可貴的鬥士，而世界的解放運動者失掉了他們偉大的同志了。

愛瑪琳·潘卡斯特

1

英國婦人的政權獲得運動，並不是最近的政治運動。距今一百餘年之前，即從一八一九年，這種運動就開始了。

一八四七年，最初出現了主張婦人參政權的小冊子。至一八六六年，關於婦人選舉權認許的請願書，才提出會議去，這個提出者是J. S.。其後在倫敦，愛登巴拉，曼折斯達，巴敏岩，伯里斯特爾的五市，設立婦人參政權協會，便漸次開始組織底運動了。

從一八七〇年至一八八四年之間，婦人參政中央委員會創設起來，福舍特夫人及

其他有名的婦人，遍歷全國遊說。

然而這個運動經若干的消長，很不容易得到成績。

代着這個『婦人參政權國民同盟』，以最新的戰術開始活動的，是潘卡斯特夫人母子的『社會及政治婦人同盟』。這母子的運動，給參政權運動投一道的光明，然而至達到目的，不曉得有若干的同志被投入獄了。

世人或者要以為這位夫人，是個非常男性底的亂暴的婦人也未可知，可是事實決不然。她個人是要比普通英國婦人更為謙細，沉靜，溫和的；而且是個很賢慧的家庭底的主婦。

關於她兩親的事，著者很寡聞不知，但總之，據說她是資產階級的家庭之人，少女時代曾到巴里去留學過的。受了一般的高等教育之後，她和一位牧師結婚了。在他丈夫的生存中，她除開做一個主婦的婦人之外別沒有什麼；至丈夫死後，她就非與生

活難面對面地鬥爭不可了。她除開長女克里斯達麥爾·潘卡斯特之外，還有三個小孩；她非以獨力教育這些兒女不可。

做了未亡人以後，她便在某地方做官吏。因她在地方頗有勢力，所以相當得到高位置，然而，却沒有再昇進的希望了。因為是婦人，便不能得到某程度以上的地位，這實在是是很不合理。她對於這不合理，不能不舉着反抗之聲了。然而終於因是個官吏而出這樣不謹慎的態度，使她不得不去職了。

可是這個免職，給與她的生涯一大轉機了。不然，恐怕她要以一個女官吏而終身的也未可知哩。自這個免職後，她便決心爲着婦人參政運動，而奉獻其一生涯了。

她曉得要大成這個開新時代底的大事業，一個人是不能成功的；由是，她做着救世軍的布斯大將，決心一切都組織底地幹下去，而集合同志了。畢竟，因她個人的可敬的人格，得糾集多數的婦人；這些婦人們，大多是商店的夥計，事務員，但其中也參有資產階級的小姐們。

在這些人之間，爲什麼潘卡斯特能得到人望呢，那是因爲她不但把同志全部的名字及顏面都記得，而且很曉得各個同志的技倆的緣故。並且她除開對男子以外，決不會有對任何人發怒的事的。

因爲是這樣的一個婦人，所以她能夠把同志的人望集在一身，而且能夠做着一統的事業。

有人批評她有着沙拉·培爾娜爾的演劇氣一分，有着斯達愛爾夫人的機智一分，再有着煽動十字軍的比得。赫爾密特的熱誠，但總之，她的特長，可以一言盡之：就是對於那事業是獻身底。她常常說：爲着這個運動，非犧牲一兩名的婦人的生命，是決不會得到成功的，想就是因爲有這樣的覺悟，她和她的同志們，才能夠取着那麼徹底的果敢的行動的罷。

可以說是七百個女丈夫的參政婦人們，個個絕對底地服從潘卡斯特夫人的命令。同志們照她所指示的，無一點忌憚地做下去。尤其是因在尊重婦人的英國，所以她們得爲所欲爲了似的。雖她們的社會底的情形自然與日本不同，不能夠彼此比較一概而論，然而，她們所決行的事，實是我們日本人所想像不到的。

她們八年間連續地騷擾議會，與極穩健的，紳士底的英國警察隊相鬥，使他們很爲難。總之，在毆打婦人便要投入獄的這樣麻煩的國家，警官隊對於她們要煞費苦心也非無理；如果是使婦人負傷了的話，就是警視總監也難保其位置的罷。像這樣地怕婦人的倫敦的警察，要被石打，被鞭撻，帽子被奪，脚桿被踢，而還隱忍守職，實是世界警察史上的美事，據說爲歐美各文明國的警察所引爲龜鑑的。反之，女人軍的橫暴，真是發揮了極端的痛快了。

首相亞斯基斯被她們脅迫三次，維因斯冬，查幾爾連被她們鞭過兩回。就是羅伊

德·喬治，也被她們的鞭子毆打了。素稱溫良的瑪利皇后，要受着她們的叱咤，被稱爲善人的喬治王，頭上要受着她們的小冊子『婦人參政權』的投擲。和她們鬥爭的五百名的警官之中，大部份都多少要負着名譽的傷，而其中一名竟嗚呼哀哉了。

這些是她們對於官方及權力階級的行動而已，此外的行動也是同樣地橫暴沒有忌憚的。不待說因著者是以「對於婦人參政權者不甚抱好感的人的記事」爲材料，來草此一篇的，所以事實到底可以相信到什麼程度，實屬不明。雖然，這些的大部份是揭載於報紙上的，就算是誇大的報告，但當做事實看是不會錯的罷。

那麼，她此外還做出一些什麼惡作劇呢？說來，破壞商店，俱樂部，報館，官廳等的玻璃窗一萬；把硫酸，油漆料，污物等流入郵筒而郵件之被毀滅者幾百千個。這些惡作劇以外，可以特記的，是誘拐內閣諸大臣的小孩，誘拐畏爾斯親王，及把諾真岩的森林放火了等事。

此外，有時要化裝爲男子或童僕，潛入議會而妨害議事，有時要集不知幾千人之

羣衆，來擾亂政治底集會，有時要在貴婦人們的跳舞會或其他的集會所，舉行示威運動等。

這些女人隊，被逮捕，罰金，禁錮的，有二千四十八件。不待說，她們除開官憲以外，也時時非受着公衆的私刑底迫害不可。那就是常要受着土塊的投擲，受着棍棒的打擊，又常要在公共場所被逐，被侮辱，被鞭撻等事。然而，祇管這樣，她們依然要以如殉教者的確信和熱心，維持她們那軍隊底組織了的。在她們的組織中，有被世人稱爲『放火學校』的團體，專門在研究放火及投炸彈等事的。又有體操學校以鍛練女人隊的體育，養成當一朝有事之時，得與警官鬥爭的資格。又有化學團，在研究書信及投票等的撲滅法，或燒毀諸公堂諸官廳的方法的。

3

女人隊因這些犯行而被投獄的時候，她們對抗官憲的最後的手段，常是絕食同盟。這實在是個很巧妙的想頭，但在日本是沒有一點効力的。

原來這個絕食同盟 (ungerstrike)，是濫觴於被流放西伯利亞的加拉的女囚們，而婦人參政運動的女人隊，拿來當做與官憲抗爭的唯一的最後手段而試着了的。

潘卡斯特夫人的一個同志，叫做葛瑞安·琳登的少女，因受放火的嫌疑被捕入獄，官方不準保釋，就拒絕取食事了。那時的內務大臣列格那爾圖·馬開那，終於以爲使她出獄，或者不至於死，便把她釋放了。

潘卡斯特夫人，以唆使投爆發物於羅伊德·喬治的邸宅的嫌疑被拘捕，但以不在公衆的面前舉暴行之約，得被許保釋出來了。當時她的長女克里斯達麥爾·潘卡斯特，從警察的大警戒網中脫走，携着十一萬磅的運動資金，逃往巴里，在那兒發表了不減於母親的大胆的意見，說：『非有暴行，從一國的有權者的手裏，是不能得到什麼的。』又說：『不必說到法國革命，就請看墨西哥罷了。而吾黨，不是還未曾做過爆裂人家以上的惡事的麼！』吐着非常的氣焰了。

潘卡斯特一派的人，爲什麼要計謀着公私有物的破壞，其行動的動機，在常人看來殊爲不明；然，好像她們是想，非弄着這樣的非常手段，是不能喚起一般的注意似的。果然，結果不空，一方則生出像『婦人參政權反對同盟』的團體來，極力地反對她們的運動，同時在他方則集全世界的視聽，以潘卡斯特一派的不撓不屈的意氣爲壯，而支持此運動，給與一時沉滯了的婦人參政運動以一脈的生氣了。

潘卡斯特有基本金五十萬的運動資金，除這個基本金的利息之外，每年還有很多的收入。在一九一三年這一年中，支出全軍的運動費十萬，其中『婦人社會政治同盟』的職員的報酬，實占三萬五千金。

英國官憲，爲着要曉得這個不可思議的財源的來源，有一回，派遣警官隊去搜襲『婦人社會政治同盟』的本部，可是在這本部，連像會員這樣的人也看不到，可以拿去做證據品的東西也沒有。這是因爲潘卡斯特夫人，對於警察常加偵探的結果，其實

本部並不設在這裏的。

在潘卡斯特夫人的出獄後一星期，有一位叫做蒂維孫的勇敢的鬥士，因縱馬阻止喬治王的出京，演着顛落絕命了的悲劇。這位女子因參政運動前後入獄數次，終於這樣地犧牲了。

這個事件發生後，潘卡斯特夫人又入獄，被處三年間的懲役，但因決行了那常套的 hunger-strike，僅僅在獄中十三天就被釋放了。然而，因此夫人的健康就受了非常的損傷，連世人都要以爲婦人參政運動，將因而終熄了的。

一九一四年之夏，每年要騷擾議會的婦人參政法案，因少數的差被否決了。此後不久，因世界大戰勃發，於英國也和別國同樣地，起了愛國運動，從之，潘卡斯特夫人的運動，一時好像中絕了的樣子，但至一九一八年的二月，婦人選舉權終於被許可，至同年十月，被選舉權也受許可了。可是那和男子有點不同，有制限的。就是

須在三十歲以上的婦人，及自己或丈夫占有『年收五磅的家的』才可以。這個制限。

至一九一九年十二月，『除掉女子的無資格』這個法案被通過，由是婦人可以自由地就着官吏及其他的職業，律師，裁判官等，都看到婦人了。而與勞動內閣的出現同時，竟像莽朶維爾特女史似地，連婦人的次長也出現了。

在一九二七年春的會議，女子的選舉權及被選舉權的年齡，減至二十五歲的法律，也提出了。

像這樣地，潘卡斯特女史母子的宿年的希望，終於達到了，但其後關於女史的行動，竟無所聞。

其後她對於共產黨寄着同情，聽說一次曾去視察勞農俄國，但最近的消息，都杳不可知。

女權擴張示威運動

上

一萬有餘的女壯士舉行着大大的示威運動……

英國的女子的社會上的境遇，漸次陷於和男子同樣的苦境，不得不在競爭場裏和男子做對手而苦戰奮鬥，忍着艱難辛苦的結果；生出無數男性化的，或因男女的心理上的區劃的攪亂而心理底地變爲男性了的女子來了。這些女子，主張男女因身體上的稍異，而兩者的政治上社會上的地位，竟在於如現在的不平等的狀態中，實在沒有道理。女權黨的首領瑪克拉琳夫人說：『愛的支配完了，便以法律的支配代之。』這一來，男女的關係便變爲法律關係，女子可以對男子說：據某法第某條，你有愛我的

義務；或是說：因裁判確定，要以強制執行使你愛；事理頗為明白。然而，在目下這種法律，只好應用於志望者也未可知。

像這樣的男性化，法律化了的的女性，幹起政治運動來，則在本來頑強執拗的英人的特性上，再加以執念甚深的牢騷的女子的特性，又以虛榮心代着男子的野心，那不撓不屈的運動的樣子，實是偉觀。然而在這一偉觀之中，傍觀一看，也不無有覺得滑稽的所在。但總之，因熱心運動的結果，在這一期的議會，女權擴張的種種議案，從種種的議員提出來了。其中，加些小的制限給與女子選舉權的這個沙克魯冬提案，被視最為有望的。

這個六月十八日的一萬有餘的女壯士的大行列，就是同案通過的示威運動，聽說是从開始女子選舉以來的最大規模的示威運動的。

在政治運動，女子比着男子，則於男子所有的武器之外，有着女子特有的武器……這樣說或者有語弊，換句說，即有女子特有的一種勢力，在暗裏活動的利益。就

現在自己，也因想這回的示威運動，一定能給與男子的示威運動所不能給的印象，才出門揸望着肯星冬來看這個大行列的。事件的意義的確也是很重大的，可是驅自己赴這個行列的動機，對不住得很，實際開好奇心以外沒有什麼的。

聽說行列是在離議事堂不遠的域特利亞堤集合，於六點三十分鐘出發，向肯新登來的，所以我就想從這兒坐公共汽車逆襲上去，那曉得到處看客都很多，每頂公共汽車都滿坐，真不容易乘到。後來好不容易才看到一頂稍有空隙可以插腳的東西來了，正要攀着上去的時候，却碰着龜井君也在那裏等着，在窺隙想登上公共汽車的蓋頂去赴行列觀光，由是，便和他兩人都坐在車頂上去了。

目的地的南肯新登的亞爾麥特堂，是個可以容一萬以上的會堂，一到這兒來，但看那近邊已經築起人羣的牆，對面那肯新登園的鐵柵，也已經擠着無數的觀衆了。其中，亞爾麥特親王紀念碑的石級，也被人羣埋着，形成一個四方形的人的山出來。既而公共汽車經過了海特巴克的轉角，來到可以俯望格林公園的康斯幾久聳丘的

彼卡德里的外緣的時候，在那十二丈寬的大路，中央僅留着一丈多的通路可以讓行列經過而已，其餘都埋着人山人海，公共汽車都在這兒阻住不能前進了。這時，剛好看到行列的先頭從對面來了。

中

站在先頭的是三個乘馬的婦人，每個都和男子一樣地乘着；其中一位穿着草色的乘馬服，戴着高帽子，手持獵杖的，便是叫做圖拉蒙特夫人，爲婦女社會政治團的領袖的一人，而是這個行列的指揮官。

她的周圍附隨着數名的乘馬警察。接着就紫白綠的三色旗，這是團體的旗號；其次就是婦人的樂隊，紫地配綠色的華麗的服裝，奏着進行曲而來。

接着這個，便是幽靈似地穿着純白的服裝的一隊婦人；在這隊中，各婦人執着銀色的三角形的長杖，又高舉一張幕章，幕上畫着一個奇特的女人的模樣，寫着『從監

獄到市民』的字句。隣着我而坐在公共汽車的頂蓋上的一個婦人，對我說明那是因為這個運動而入獄的婦女們，總數有六百七十人；她頻頻地在搖手巾。仔細一看，很老的婦人也有，妙齡的女子也有，雖大概都是女壯士然的豪傑女子。但其中一羣可以惱殺自由黨，一笑可以傾倒保守黨的窈窕淑女也不少。約在隊的中段，抬着一個記上許多囚人的名字的幕章，這些人是在入獄中試着絕食同盟，而被強制以胃唧筒攝取食物了的。

數百的婦人執着那銀色的杖前進，這杖反映夕陽而閃耀光輝的模樣，儼如在希臘神話中那常有的光景，給與觀衆以一種淒愴的印象；騷然的羣衆觀此，也稍爲鎮靜下去了似地，而那在不息地搖手巾的坐在車頂蓋之上的女子，竟頻頻地以手巾在拭眼淚了。男子的示威行列不能給而女子的示威行列能給與的印象，就是這個呀。

以這一隊爲先頭，每間隔若干距離則有樂隊地行列不斷地源源而來。而各團體的幕章則一一表現着各各的主趣形式，插繪，文句。倫敦附近的肯新登啦，哈馬斯蜜斯

啦，幾愛爾西等爲先，由是接下以及各地方。行列由在白衣之上掛着綠色的徽章的婦人們所指揮，做成五六人一排的縱列，步調合着音樂，完全像軍隊一樣地進行着。觀那秩序的整然不紊，好像是經過幾許的訓練了的兵士似的，然而却不過是些在急遽中從八方集攏來的女子而已，真是令人驚奇拜服。不待說這是因爲時時處處間以音樂，才得這樣整齊的；在離音樂遠些的列，便多少步調有點混雜。又連兩邊附隨着的警察，巡捕這些，也跟着行列取同一的步調了。

警官完全從着行列的女指揮官的命令而指揮。指揮官一舉手發出停止的號令時，巡捕便照樣地一而十而百地，把這個命令傳遞下去。指揮官一舉鞭示警官，警官便即刻跑到馬前來，恭恭敬敬地承候她們的命令，而傳給警察。在先頭的乘馬婦人，這樣地在揮着指揮鞭指揮警官的樣子，實在奇觀而且痛快極了。

既而一隊穿着鑲黑緣的紅衣，戴着菱形的帽子的大學畢業生隨着來。每要大聲歡呼地隣坐的女子對我自慢地說：『看呀！大學畢業生的這些人，都是科學者，藝術家

或醫師，總一句話說，都是有很高修養的國民。爲什麼這些人不能有被選舉權呢！」

這一隊女學者之次，看到一個高舉的幕章，那幕上是寫着『劍橋大學女子選舉權男子同盟』。可是在這張幕下只有五六個赤衣的男子在，和旗旌比較起來，殊覺寂寞不振。

下

既而各自手拿寫着M F L的金文字的三角小旗的一大隊，連續着源源而來。這隊是『女子自由同盟』，與『女子社會政治團』鴈行着而自有勢力的團體，今天別有會議開，只是行列却聯合參加了的。

由是，手拿飾着花的畫板的美術家的一隊隨來；艷飾着的，抹粉施脂的女優的一陣，各各持着薔薇花或抱着綠葉地前進。觀衆覩此，無上地歡呼洶湧。

種種的團體連聯而來，記着『倫敦康因德·康西爾女教員』的幕章的也有，寫着

『女子體育教師』的也有。又病院的看護婦們，就穿着職服地排陣走來。聽說倫敦的看護婦是嚴重選拔出來的，大多是堂堂的淑女，現在看來，真是個個都風采堂皇，而觀衆也真摯地歡迎她們，不會加以冷嘲譏諷的。

女官吏也揚着堂堂的旗號參加着。女文士的一隊也來了，其中著名的小說家也在內似地，觀者常常要指着那是誰，那又是誰地說着。其餘如書記，速記家，打字生，乳母，店員這些女子，也各各地以職務之姿參加着行列。

其中，尤以白衣黃帽的從十二三歲至十七八歲的小兒的一隊，最爲引起觀衆的同情。約在這一隊的中央，有一輛兩匹白馬曳着的蓋白布的車，車中央坐着一位身穿青色的獄衣的婦人，周圍站着穿希臘式的白衣的小孩。馬口以兩個少女牽着。這個馬車是行列中的秀逸，坐在車正中的婦人，聽說是火愛伊孃，被幽禁在獄裏數十年的。

各隊先頭的幕章的文句是：——

『課稅及無代表者的婦人是虐政』

『有意志處便有手段』

『運命是對勇敢者笑的』

『我們一定勝利，然而先非鬥爭不可』

『冠在我們的頭上的不是鬥爭而是目的』

就中有些激烈的：——

『一致就是力量，爲着自由敢爲罷！』

『因爲有不法，所以有謀叛。』

『革命必要時，便革命罷！』

在女官吏的幕上，則寫着：——

『在國家的公職的人，該受一樣的報酬，一樣的待遇！』

英領各地的應援者的行列也有。其中如紐幾蘭·奧斯地利亞等，則揭着『我們有選舉權』的章句，想要昂奮本國婦人的緩慢，而揚揚地前進；又米國婦人的一隊也揮

着星點的旗參加着。男子的應援雖也有一隊，可是幕章却寫着『我們應援婦人選舉權者；我們男子是女子的庇護者。』這樣的文句，殊嫌陷入矛盾裏。

看到何時行列也不會完了的樣子。單是樂隊就有四十組，揭着的幕章之數有七千之多，行列的長說是互及二英里餘，所以非等至夜九點多鐘，全部不能到亞爾麥特臺的。

因此我便從公共汽車的頂蓋上下來，想回去；可是街道擁塞着人羣，公共汽車一台也不通行，不得已才穿着羣衆的孔隙，並着行列而走了。

走到行列的目的地亞爾麥特臺的近邊來的時候，行列好像才只一半到着似地，而日已經黃昏了。總指揮官圖拉蒙特嬢在馬上揮着鞭指揮警官，使行列漸次進入亞爾麥特臺之間。長行列到此凝集在一塊，幾組的樂隊混着吹奏，把耳朵都要衝破了。因街道擠着不通，一步也不能前進，我便反步走入後街。到南肯新登的車站，我走入一間菜館，只看參加行列的白裝束的女壯士們滿滿地在裏面。各各都是拿着啤酒的大玻璃

杯，且飲且發議論。看這樣的妙齡女子，以那細細的纖腕都舉不起似的大玻璃杯遮掩着臉，一口而乾杯的光景，實比一萬人的行列更爲淒壯的“Demonstration”哩！

（本篇是由長谷川如是閑氏的『倫敦』轉載的，記之以表感謝之意。——著者。）

路易斯·蜜雪爾

1

在璣安·達克的國家，能夠產出這樣和她思想底完全不同的婦女如路易斯·蜜雪爾，看起來真是奇異；可是在富於『犧牲底精神』這一點，這兩位女性都可以說是屬於同一型的。

世人說璣安·達克是個狂人，然，假若有人要問於狂人的資格上說起來，是那個優秀呢的話，那麼，恐怕路易斯·蜜雪爾遠有這樣的資格罷。是，從普通的意味說起來，她是這樣的一個奇特的女子。

於一八三〇年四月二十日，她在南法蘭西的勃瀧誇爾城中初舉着呱呱之聲。她的

父親是這古城的主人，但她的母親不過是使女中的一個侍女罷了。

她天性非常慈愛，住在古城內的動物都是她的朋友；據說連對於像人人所怕的狼這樣野獸，她也一點不怕，而能夠平然地在牠的頸邊和牠玩耍。

她從幼便不怕任何物的這種氣象，是受父親的貴族的遺傳；然而父親那種貴族的思想，她却一點也不受着。

路易斯的母親是貧困的農民的女兒，從小在這古城養大的；她雖生着主人的兒子，但因沒有正式結婚，所以路易斯便以一個私生兒的名而被賤視，被嘲笑，受侮辱。由是，路易斯對於這個不法非理的社會制度，不得不加咒咀了。

一八五〇年路易斯的父親死去，因此她便和母親離開這個古城了。在被逐出這城的時候，雖多少受着補助金，但那不能夠支持母子兩人長久的生活。

路易斯去受小學教員的試驗，及第了；但因要就官立學校的職，非對當時的政府誓忠誠不可，所以她便自己去創立一個私立的小學校，終於招到一百五十人的生徒。

當時，生徒中有非常貧困者，她便去遊說富生徒們的父兄，供給衣食及醫費與貧困的生徒們。

一八五六年，路易斯因被聘為巴里的私立學校的助教師，便把自己的私學校停閉起來，和母親一同到巴里去。可是不能袖手傍觀貧困者的她，連自己只有一領的上衣，也要脫起來送給他人穿，所以貧困的程度，是和從前沒有稍異的。

2

一八七〇年普法戰爭勃發了。法軍連戰連敗，拿破崙三世終於在設旦降服普軍；由是普軍長驅直抵巴里，同時帝政崩倒而布共和政了。然，在法國的無產者，是看這個新政府為資本家的走狗的，所以便在巴里組織公社，樹立共產主義的政府了。

從小學教師變為革命黨員的路易斯那時，加盟入這個公社，親自執槍戰鬥，或看護負傷者地而活動了。

可是衆寡不敵，公社終於非屈服於普軍和紳士閥的政府軍不可了。然，奇蹟地路易斯無論在激烈的市街戰，在大虐殺的時候，竟連一次也沒有負傷，和同志們共被捕送到軍法會議去了。

從初她就希望和同志一樣地被處死刑，但裁判官竟對她下流刑的判決，終於被流配到紐·加列圖尼亞去了。

3

路易斯的充溢了人類愛的生活，在熱帶地的紐·加列圖尼亞也沒有改變。她不但對於受同樣的刑的同志們取着充滿着愛和同情的行動而已；爲着多年在壓制下苦痛着的土人們，也做了充滿慈愛的活動了。

一八八〇年，巴里公社的連累者全部受了特赦，她再回巴里來。

從此三年之後，巴里失業者的麵包騷動發生了。那時，她是這個暴動的領袖中的

一人；有一天站在失業者行列的前頭在進行中，她突進一家麵包店，奪取店頭的麵包投給失業者，因此被捕而被問為強盜罪了。

設奴的法庭召喚她在紐·加列圖尼亞時的同志羅西愛福爾為證人。羅西愛福爾對她述着非常有同情的證言，可是因她以為這種證言無用而阻止了的緣故，終於被處九年的禁錮了。

入獄後三年，她又被特赦了。那不外是她在獄中對於同囚的憐愛的行為，被載在報紙上，而會議也稱讚了她的志行主張赦免的結果。

然而她一點也不中止主義的宣傳，所以政府對她越加壓迫；因此，她亡命到對岸的英國去了。

像這樣慈愛很深的路易斯，不知爲着什麼的誤解，竟有一日在途上被一個暴漢魯加斯狙擊負傷了。但她竟一綁好繃帶，便即刻到警察署去運動魯加斯的赦免。結果，

魯加斯便僅僅被宣告禁錮在癡狂院數個月而已。然而連這數個月的禁錮，終於也因路
易斯的懇請，而不久就被釋放了。

4

路易斯的奇行——不，在現代竟以爲是奇行的她的慈愛無邊的行爲，現在再記一
二起來。

在冬天的一個嚴寒的黃昏時候，亞爾風蘇·蒙德格，及喬治·蜜友字這兩個新聞
記者，偶然在途上碰着路易斯。他們兩人不忍看着路易斯穿一件襤褸的薄棉服在戰慄
着，便帶她到一家洋服店，買一件毛織的服，手套及靴子給她。她即刻換上，吩咐洋
服店把她的舊服送到客店來。蒙德格以爲她一定是要把這套舊服送給誰的罷；可是翌
日，這兩個記者會着她的時候，却看到路易斯仍舊穿着那件舊服在冷空中抖顫。不待
說，昨天的新服是送給誰了的。

路易斯的慈悲心注在一切的生物上。這也是一個有名的話：有一天，她從街上拾着一隻全身紅赤而一看都覺得討厭的病犬回來，把牠飼養了。

這一隻犬不但醜得難看，而且是皮膚病臭氣紛紛地，更加要吵鬧不堪，一點馴性都無，有時竟要跳上桌子，把墨水壺，燭臺等弄翻的。看不上眼的一位訪問客，問她說：『爲什麼要養這樣醜惡的狗呢？』她微笑着答道：『我也並非一點都不討厭，然而我若把牠拋棄了，誰還會救牠呢？』

因爲這樣，所以在她的家中，不斷地有數匹喪家之狗或貓在逡巡着。

她以七十餘歲的老軀，差不多無寧日地熱心在運動，自然健康上也會受着損傷。

於一九〇四年她在茲龍的遊說中，罹了肺炎病，至翌年一月九日歿於馬爾塞的客舍。

她的著述有一八八八年的『新世界』，一八八六年的『免摩伊亞爾』，一八八一

年的『貧困』等。從思想底說起來，她是一個無政府主義者，由她的到社會革命的道路，不是唯物史觀底經濟底發展的結果，而是從正義的感情發源出來的要求。

她死後已十數年，然而法國還未見有可以比她的，或值得她幾分之一的一個女性出來。

愛瑪·哥爾朶蔓

1

愛瑪·哥爾朶蔓在一八六九年七月廿七日，生於俄國的科瓦諾地方。和許多的革命運動的鬥士是從猶太人的家族出來的一樣地，她也不外此例。

因她的父親做枯爾蘭圖的官吏，愛瑪便把少女時代在德國風的巴爾德克地方度過了。

在說德國語的地方，有着德國傳說的地方，而德國人的勢力所及的地方，她目擊着為俄國士官的放縱生活的犧牲的，無產階級的少女們的悲慘的境遇了。

從這個時代，愛瑪的同情心便向於劣弱者，無援者的上面了。

到七歲的時候，愛瑪被送至祖母所住的東普魯西的肯盧斯麥爾格去。那兒有有名的大學，而且是以康德的出生地而著名的舊市。她就在此地受了純粹的德國教育，直至十三歲。

在德國的空氣中長大的她，很愛讀奧大利的家庭小說作家瑪爾里特的小說了。這個人，在現代德國語國的女性們所愛讀的姑魯特·瑪拉女史以前，是一個被少女們歡迎的閨秀作家。便因這樣小說的影響，愛瑪變成爲一個純粹的德國少女了。她像德國的少女們似地有愛國心，而成爲非常渴慕被拿破崙侮辱的馬利亞·路易斯皇后的一人了。要是她的境遇永留在這種德國人的雰圍氣中，世界恐不會曉得有一個革命婦人的愛瑪·哥爾朶蔓這個名字罷。

十三歲那年，她被喚回俄國的首都和兩親住在一起了。那年正是俄國非常多事的一八八二年，在專制政府與俄國的智識階級之間，有着血肉磅礮的格鬥。就在這一年的前一年，俄帝亞歷山大二世被暗殺了的。給與這位暴君以死的七人，即碧羅斯

加亞，赫爾克曼，基巴爾支支，蜜海羅克，里斯殺科夫及格里涅茲基都被處死刑；只有仁伊·赫魯曼一個，因妊娠的緣故被免死刑，和其他許多的犯人同被配流西伯利亞而已。但是因在獄中受了非常虐待的結果而早產，這位女囚也終於翌年二月一日死去了。像這樣醒目的解放運動的影片，由俄國的無產階級所演，由是革命底感情，從資產階級的庭園流至農民的茅屋來了。

這樣的革命底空氣，是和肯虛斯麥爾格的古都所有的完全不同的；十三四歲的少女愛瑪，也不能不被捲入這個空氣的渦紋中了。

從德國語移而研究俄國語的愛瑪，漸次和革命思想接近，代着瑪爾里特的感傷底小說，涅克拉佐克，或柴侖設夫斯基等的小說占着她的座右，而一個馬利亞·路易斯皇后的崇拜者，終於和其他的革命思想家或運動家一樣地，決心把自己的一生獻給解放運動去了。

在這個時代的俄國的智識階級的內部，到處都有家庭底不和的現象；那就是和屠

格涅夫在『父與子』之中所表現的同樣的思想底鬥爭。這樣的鬥爭，在愛瑪的家庭裏也發生了。吸着新時代的空氣的愛瑪，和棲息在舊時代的殼中的兩親之間，在思想底方面發見不出調和點，是當然的事。兩親和少女之間，差不多每天都要起着思想底鬥爭。在這樣的家庭中，她唯一的同情者是她的姐姐赫列瑩。

愛瑪看到幾百的革命家拋棄幸福的生涯，而投入大眾之中去了。她想學這些志士仁人之例。

她第一就做了女工，當一個緊身褸 (Corset) 的製造者，而受工廠的僱傭，次就做一個手套製造廠的女工。十七歲的少女愛瑪，覺得靠着自己的額汗以得生活的資料，是一種的榮耀。

如果她就這樣地在俄國住下去的話，恐怕她便和其他百千的革命家同樣地，要在西伯利亞的冰雪中，把自己的青春埋沒了的罷。然而不可思議的運命的頁却開在她的面前；那就是她的姐姐赫列瑩決心渡美這一回事。愛瑪請她的姐姐也把她一同帶去

當時，在像猶太人的家族這樣的被壓迫者看來，以為美國好像就是約定了的伽藍的樂士似的，在那兒沒有壓迫他們的 *Czar*（俄皇），也沒有把他們在跌蹄下蹂躪的哥薩克人（*Cossack*），有的只是自由與平等，有的只是惠與人類的唯一的和平。

做着這樣的夢的愛瑪兩姊妹，從紐約旅行到羅設斯達去了。年輕的少女們在船中受着難堪的屈辱，而在加茲斯爾。額蘭德，則由共和國的官員們，也蒙着了和在船中所受的同樣的侮辱。在這兒，代着一個皇帝而有幾個帝王，代着哥薩克的鐵蹄而有警官的棍棒，代着俄國的地主，則有殘酷無比的如惡鬼的資本家，或工廠主。由是，愛瑪兩姊妹的美夢於此終於無可奈何地消滅了。

2

愛瑪不久便得了職業，在額爾遜公司的衣服部勞動。在那時，因一般還未利用着

電動力，所以可憐的女工們，非從早晨到夜間以腳踏機械的車不可。這些女工們不能夠互相談話，也不能夠唱歌；這是因雇主爲着防止能率的減退，而連這種個人的自由也束縛了而不顧的緣故。這些可憐的女工們，不但是經濟底被利用而已，並且要供爲監督及職工長等的性慾滿足之具。假使女工而不聽這些畜生的奸細，鉄棍替身的禽獸們的要求的話，那卽刻就要被逐出工廠外去了。在現代日本的任何工廠，凡使用女工之處，而沒有公行這樣的蠻行的，差不多可以說絕無；這便是在資本家制度之下所產生的最好的副產底現象。在這種可怕的工廠裏勞動着的愛瑪，後來認識了一位說俄國語的青年，終於更進一步的親交而結婚了，但因兩人的性格相差太遠，不久她便被那青年所拋棄。這時她是在可因的紐·哈文的一個工廠裏作工的。

3

在愛瑪·哥爾朵曼未渡北美之前，在美國從事於宣傳無政府主義的，是敏賈民。

徒茲加，及約翰·莫斯特從倫敦渡來之後，無政府黨便俄然開始組織底運動了。一八八三年十月十四日，他們的同志在比茲勃爾格開無政府黨的大會，組織『國際勞動民同盟』，把本部設在芝加哥。經三年之後，於一八八六年之初，在芝加哥則有了『勞動者新報』，『禁止物』，『火炬』（以上德文報）及『警鐘』（英文），在紐約則有『自由』，『亞美利加勞動者新報』（以上德文），在聖·路易斯則有『暗號』（英文），在德圖累特則有『亞爾美·圖伊扶愛爾』（德文），在保斯頓則有『自由』（英文）等的無政府主義新報。

受了這些新報的刺戟，北美的勞動運動才呈了活氣，勞動者們宣言自一八八六年的五月一日起，以後斷然須實行勞動一日八小時的制度，而公言如果資本家方面不答應，便要同盟罷工。無政府主義者們對此運動也加以援助，添加了這運動不小的勢力；至五月三日，芝加哥的警官和勞動者之間，終於起了大衝突，勞動者方面生出若干的死傷者了。翌日，因報紙的煽動而更興奮了的勞動者們，投擲危險物，使六十餘

名的警官死傷了。因這個結果，勞動者的首領們被捕，『警鐘』新報的巴遜等四名，竟被處死刑了。由是，從這個悲劇以後，無政府主義者的勢力急遽地衰微下去了。

然而這不過是表面上的事，其實不像政府所想像似地，無政府主義者就因此而絕滅了的。

愛瑪曉得一八八七年十一月十一日芝加哥事件的結果，是完全反着所豫期，而對勞動者給不到什麼利益恩惠的了。她曉得俄國的專制政治，在美國不過是變形爲資本家政治而已了。由是，愛瑪自己設嚴肅的誓，決心連結革命底平民階級，把全生活獻給工錢奴隸的解放運動了。

愛瑪最初聽到的社會主義的講演，是約翰那·洛列伊愛，但在可因的紐·哈文的緊身襪 (Corset)製造廠的勞動中，她和無政府主義者的實際運動家們相識，在那兒她才讀到約翰·莫斯特所發行的雜誌『自由』；就這個雜誌才使愛瑪成爲一個真自覺的無政府主義者了。後來她因工廠過激的勞動生病，回到羅設斯達來，在那兒直住到

一八八九年之夏，然後到紐約去。

她這時正達二十歲，從這一年以後，她的生活的頁急速地開展下去了。

在紐約的時候，她常常去赴無政府主義者的集會，在那兒她聽到素羅達羅博士的講演，後來就和約翰莫斯特相識了。

莫斯特的在青年間的勢力很大。他的那種如火的熱辯，不屈的精神，不撓的努力，給與一切的同主義者以偉大的感化了。

那時，她初與亞瑟山大。麥爾克曼相知，從後兩人的親交一生不變；而麥爾克曼，在她的生涯的許多頁中，占了很重要的位置。

不久，她便大大地發揮了演說者的天才了。不，與其說是天才，不如說她的如火的熱誠，自然使她演說的技倆發揮了的。

巡回運動在無政府主義者之間開始的時候，她便行到特里拿無蘭特，而舉着全力從事於無政府主義的宣傳了。

一八九〇年，她爲紐約的無政府主義會議的評議員，被選爲實行委員，但因關於戰術上意見的不同而辭職了。

她和約翰莫斯特，也因關於戰術上意見的不同而不得不分離了。而這個論爭，直繼續至一九〇六年約翰莫斯特死的時候。

4

在美國的勞動運動，並不因芝加哥的虐殺而絕滅。其後運動更加熱烈起來，對於八小時的勞動的鬥爭不絕地繼續着。至一八九二年，比茲勃爾格起一個大同盟罷工了。這個騷擾的結果，政府不得不派出國民軍來鎮壓勞動者了。在這個大同盟罷工演了主要任務的二十二歲的青年鬥士亞歷山大·麥爾克曼，竟做了這騷擾的犧牲者，非十數年間在雪西爾巴尼亞的牢獄裏，活活地過着墮於地獄中的人的生活不可。資本家與資本家的報紙，對無政府主義者極力捏造譏誣虛妄，而警官竟極力想陷哥爾朶蔓

成爲麥爾克曼的連累者了。

像這樣的迫害尙可忍受，但由同志所加的迫害，哥爾朵蔓實在難堪。那是因爲她辯護麥爾克曼的行爲，而竟受着莫斯特一派的無政府主義者及德國系猶太系的無政府主義者的迫害了的這事。她這時真是立錐無地，從這個街頭徬徨到那個街頭，無論到什麼地方都被拒絕宿泊了。

露宿在公園裏過夜，她終於不堪了。由是，沒有辦法地，她在只有賣春婦住着的下等的街，租了一間房子住；在那兒她做裁縫的女工，才幸免於餓死。當時給與她援助的人，是柔斯茲斯，守茲夫及素羅達羅博士。

不久她便病了；醫師診斷她是肺病，忠告她須離開紐約才有恢復健康的希望。由是，她掛着一縷的希望赴羅設斯達去，在那兒有她的兩親的居所；他們是數年前移居到美國來的。以猶太人種的特徵，他們親子間的感情極濃厚。雖兩親對於女兒的理想不能表同感，但對於扶病而歸的女兒，却舉着雙手歡迎而不踟躕的。就以這樣

恩愛的情和姐姐赫列塋的懇切的感撫，使受傷着的愛瑪的健康恢復是足夠了。

然而愛瑪沒有靜靜地休養的時間；不絕的使命在她的面前等着她。

數千的失業者以大工業地爲中心，在飢寒之中戰慄着要求職業與麵包而徬徨。無政府主義者在這些人們之間開始宣傳了，愛瑪也是其中的一人。

不久，紐約便起了同盟罷工的外套製造者及失業者的大示威行列。愛瑪是被招待到那兒去演說的一個人。她引用着曼寧格大僧正的話說：『飢餓的人有問鄰人要麵包的權利，』而下面的話做她的勸告底演說的結尾：『要求職業罷！如他們不把職業給你們，你們就要求麵包罷！』

翌日，愛瑪便向非拉德爾非亞出發了。資本家的報紙怕她的演說。警察總監比爾涅斯受到政府所下的逮捕她的命令書。愛瑪便在非拉德爾非亞被當地的官憲所捕，數日間被監禁在莫亞敏新格的獄中了。

當時，她是被一個刑警叫做野酷勃斯的惡漢所護送的。在護送中這惡漢好幾次勸她變節，但她斷然地拒否了。像偵探這種下等的人，當然是不曉得那爲着主義而把一身犧牲的志士仁人的心事的。

一八九三年十月，以兇徒煽動罪的被告而被拉到法庭去了。法官爲着要使刑警野酷勃斯的證言有效，竟無視了其他十二名的證言，而把她處刑一年的監禁了。由是，她便以北美共和國的最初的女政治犯人，而一年間被監禁在勃拉魁爾島的獄中了。她在那兒也看到有被虐待的人羣。

二十五歲之夏，她離開了勃拉魁爾島。她放眼望世界的形勢，看到世界無論到何處都在返覆和無政府主義者鬥爭；由是，她覺得有視察研究舊世界的形勢的必要，終於決心，在出獄的翌年，即一八九五年，向歐洲出發去了。完了英蘇二國的講演旅行之後，她到維也納去。在那兒，她爲着要得到產婆與看護婦的資格，入一般病院而研究了。而在那兒，她也開始研鑽關於社會底文學及無政府主義的文學。對於哈勃特

曼，尼采，伊孛生，左拉·托馬斯·哈德等的諸作，她很熱心地讀了。

一八九六年之秋，她經久里茲虛及巴里回來紐約。

當時將起亞歷山大·麥爾克曼的赦免運動，但終於沒有實現出來。

一八九七年，她計行着了最初的大講演旅行，遠及桑港。因這個旅行，她的名聲響及美國所有的僻遠邊鄙了。而因此也得到和伊薩克家的人人相識的機會；當時伊薩克家在發刊一個稱爲『自由』的雜誌，受着政府的禁壓了。

美西戰爭勃發了，美國到處起着愛國主義的運動。愛瑪曉得這些的愚劣運動，反要爲着調達糾巴革命黨的資金而活動了。

在一八九九年她又開始長及太平洋岸的宣傳旅行了；宣傳的結果很好，但何時何處都要受着迫害。

在同年十一月，愛瑪·哥爾朵蔓在英蘇試着第二次的講演旅行，而順便去赴巴里

的第一回萬國無政府主義者大會了。當時因正在英杜戰爭的時候，和兩年前一樣的戰爭正在高潮，所以於英蘇兩國的集會中，她的講演很受着愛國底愚民們所妨害了。然而在這一次旅行中，她得和彼達·克魯泡特金，緣柳·馬拉德斯達，紐拉斯·賈伊科斯基，幾愛爾開素，路易茲·蜜茲雪爾等有名的老鬥士相知，感得年來的宿願才達了似的。

大會爲有名的密爾開所禁壓，代表者等非在開會的兩日前解散不可。然而代表者的一羣終於在巴里郊外同志的家開了秘密的會議，關於理論和實行的兩方面互相議論着了。

那年的十一月她回來美國，對於政府的壓迫組織了反抗的集會。

翌年彼達·克魯泡特金被馬薩久設茲的羅愛爾館招待來講演俄國文學；愛瑪寫信給克魯泡特金，爲他計畫連續講演的事成功了。

然而在這一年不意的事件發生了，那就是一九〇一年九月六日，大統領馬茲金列在巴夫哈羅的橫死這回事。他是被奧領，茲奧爾哥斯以手鎗所暗殺了的。茲奧爾哥斯告白了他聽了愛瑪·哥爾朶曼的演說，滿身的熱血沸騰起來，而覺得暗殺大統領的事，是他自己畢生的大義務似的。茲奧爾哥斯的這種話，使官憲極度的興奮了。由是，對於無政府主義者加以前例所無的迫害了。愛瑪對於這個事件沒有什麼關聯的所在，但終於和他的無政府主義者一樣地被捕，被處數週間的禁錮，而受殘酷的檢查了。

警官及報紙爲要使愛瑪成爲茲奧爾哥斯的連絡者，試着了一切的努力，然而終歸於無効。

只是在那時，使她極度悲觀的，就是同志們的對於茲奧爾哥斯的誤解的態度。

迫害極度地向她的身邊包圍而來了；愛瑪因此，又非在和會因麥爾克曼事件所受

的一樣的窮迫中過日子了。她真是陷入於非常的苦境中，連找不到一個可以放枕頭的地方了。像這樣地，她便從一九〇一年至一九〇三年，非離開講壇，而入於隱遁生活了。她以『蜜司·斯蜜斯』的名稱，一面從事於看護婦之職，一面應用餘暇從事於近代文學的研鑽。

她差不多從世間埋沒下去了似地，那麼非在激烈的迫害中過日子不可的這回事，使當時的社會的各方面的人士，對她生起了興味與同情。

剛好那時英國的無政府主義者達拿來美國，這事使愛瑪放棄隱退的生活了。當時美國依無政府主義者排斥法，宣告了達拿的放逐，愛瑪對此極力辯護了。

其後娜璣莫瓦夫人與巴武爾奧列涅夫到美國來的時候，愛瑪爲着要把這些世界底有名的人介紹與紐約及芝加哥的觀劇者，出來募集資金而成功了。紐約的貴婦人們，一點都不曉得擔任巴武爾奧列涅夫的通譯者『斯蜜斯』，就是那有名的愛瑪·哥爾朵。
[蔓這個人。]

那時伊薩克家發行了一種『自由社會』的週刊雜誌。可是在馬茲基列的死後美國所起的無政府主義者的迫害熱，不久就把這雜誌的發行禁止了。由是，愛瑪便和馬茲克斯·巴銀斯等的同志，共同發刊月刊雜誌，想從文學上努力來鼓吹無政府主義。雜誌的名叫做『馬雜·亞斯』。這雜誌自一九〇六年三月起發行第一號，費用是從奧列涅夫及娜璣莫瓦等的慈善遊藝的所得，或其他同思想的人們的捐助所集出來的。其後，因愛瑪不屈的努力的結果，『馬雜·亞斯』得以長久繼續發行，而像這樣急進思想的雜誌，差不多可以說是例外地，竟要重號再版的了。

一九〇六年五月，在愛瑪是事實上的丈夫亞歷山大·麥爾克曼，從辦西爾瓦尼亞的牢獄裏出來了。他真就是那樣地繼續了十四年間的禁獄生活來的。什麼人都不會料及他能夠活到現在。在會一次過了牢獄生活的人看來，對他這樣長年間的忍苦，恐怕什麼也說不出地，而只曉得表敬意罷。

像這樣地愛瑪十四年間寢食不能忘的人回來了；她的連聯十四年間的黑暗的頁，就此掩閉起來了。

其後，賈伊科斯基，碧列茜科斯基，額爾西尼等的俄國革命志士，渡美來籌革命運動的資金的時候，愛瑪很爲了他們揮着雄辯，而替他們努力募集了。一九〇七年她和巴仁斯基同爲美國同志的代表，出席於安姆斯德爾旦的第二回無政府主義大會，報告了美國的狀況。

從這個大會之後，愛瑪做了三次的演講旅行，都很成功了。這三回的旅行，遠及那末嘗曉得無政府主義是什麼思想的地方去了。而宣傳的效果，竟是不可測知地那麼廣汎。在這旅行中有一個須特筆記起來的事，就是當她在桑港的演講中，一位兵卒去傍聽而被附諸軍法會議，被處一年的禁錮了。

此後政府對她也是不絕地加以迫害，然那都沒有效力。

在許多的無政府主義者，每要自稱爲哲學底無政府主義者，而取消極的態度，但

她的行動常是大胆的積極底的。

一九一七年的俄國革命後，愛瑪·哥爾朵蔓去訪久違了的鄉國俄羅斯，頗受了同地的同志們的歡迎。然而俄政府的對於無政府主義者的態度，很多使她不滿意的地方。對於此，她最近兩三年間，不絕地試着了反對的運動。

筆者不願把這個問題再記下去，只願說一句話；就是我們非學她不可的地方，是她那堅忍不拔的精神。革命家無論處在任何境地，非能堪艱苦缺乏，忍耐迫害不可的。像愛瑪·哥爾朵蔓這樣的在不絕的壓迫之下，而能夠以剛毅的意志繼續奮鬥下去，實爲稀有難得。

著者附記：最近數年間無政府主義者和共產主義者的爭鬥很激烈；這主要好像是發自蘇俄對於在俄的無政府主義者的待遇問題似的。像這樣的問題也遠而波及至日本來；一方有故大杉榮君的勞農俄國的攻擊，他方有山川菊榮女史的對於

愛瑪·哥爾朵蔓一派的行動的攻擊。

我不觸及雙地方，在這裏只想把在這樣問題發生以前的哥爾朵蔓傳記出來。

安璣里加·巴拉巴諾瓦

一九一九年九月到俄國的美國人科克里特氏，在他的手記中這樣記着：——

『本部設在莫斯科的第三國際的幹事巴拉巴諾瓦夫人，是意大利人，身長不足五尺，年紀雖上四十，但是充滿着火一樣的意氣。她曉得數國的語言，英語也很能夠說。我在莫斯科和她會面好幾次。她說事業還很多，革命並非以舊制度的顛覆為完成的。她說：『我們在建設新社會；但爲着要防禦外敵而非使國民入軍隊不可，所以很不容易辦。然，戰爭若終熄了，我們將叫人看看蘇維埃的支配爲着被虐待的人們能夠做出什麼事來的哩。』

『她想什麼時候要回意大利去，但在俄國人及其同情者，被視爲傳染病的媒介者而不是人的這個期間，怕是不容易的吧。』

『她是個很好的雄辯家，稀有的精力家，很耐勞的小婦人，很受着同僚的尊敬。

『我曾和她一道到過病院，她在那兒對負傷兵演說了。兩百人以上的在療養期的兵士們是她的聽衆。他們有的倒在寢台上，有的坐在椅子車中。其中有沒有了兩手的，有只剩一隻手的，有一脚被炮彈奪去的，有受着很難看的頭傷的。

『他們喝采歡迎巴拉巴諾瓦，很熱心地聽她說關於戰線或國內一般的狀態的事。她演說一終了，四邊肅靜無聲。既而大家便一齊唱出「國際主義的歌」來了。』

一九二〇年到俄國去的，得着許可作了勞農政府巨頭的胸像的美國的雕刻家克萊亞·雪莉旦女史，在她的印象記之中，記有關於巴拉巴諾瓦的事。依巴拉巴諾瓦自己的持論說起來，最重要的是主義而不是個人，所以要取列寧啦，托羅茲基等的胸像是一樁蠢事。她說在革命的立場上看來，就是一個兵卒也與列寧，托羅茲基等是同樣重要的人物，罵倒爲着要給英國的遊樂者看而特地來取胸像之愚，而說自己一向未嘗取過相片或胸像，大大地吐着氣焰了。因此，資本家階級的美術家雪莉旦夫人要很憤慨

地說：『那是個無才能姿色而高慢的女子。』（山川菊榮氏記——從社會主義研究轉載。）

筆者：巴拉巴諾瓦是在俄國的代表底婦人中的一人，但因她本是意大利人，所以歸入意大利之部了。

羅雜·魯基仁勃爾格

1

羅雜·魯基仁勃爾格，是住在舊俄領波蘭的沙莫斯的貧困的猶太人的小商人的女兒。她從小就過着非常貧困的生活，但曉得羅雜特別聰明的她的兩親，對於她，無論如何也想與高等的教育。

她經小學校而入高等女學校，在那時她就已經發露了卓越的天分了。而從此時，她的對於社會主義的傾向，也已可窺見了的。

十八歲的時候，她到瑞士去，入了久里茲虛的大學。久里茲虛及日內瓦，是和俄國革命最有關聯的土地，列寧，珂倫泰夫人，也會在這些地方過了流竄的日子，是上面已經述過了的。在這個大學裏，羅雜研究自然學與數學。她對於數學的優秀的天

分，使她怎樣地在短時日間完成了她的大著，是一般人所驚嘆的；但她數學底智識，是在那兒學習時的涵養所得，是難以否認的事實。

原來久里茲虛是在瑞士的德國人系的都會，社會主義底思想，在本地的勞動者間很是普及；羅雜住在此地的結果，要於兩三年間便把大學生活中止，而至於投身於社會主義運動，決非偶然之事。

當時在波蘭有國民底，愛國底的波蘭社會黨存在着，羅雜對此反對，而從純然的社會主義的立場，另外組織了一個波蘭社會民主黨。像這樣的運動，不但是被俄國官憲所注目，而且也要被德國官憲所疾視；如要迂闊地入德國境內的話，是有被引渡給俄國官憲的慮慮的；因此，她便和一個德人做了形式上的結婚，而得到德國籍了。

在培倫斯泰因，希魯發登，考茨基等理論家很多的社會民主黨內，羅雜也是個出類拔萃的有名的馬克思學者。在社會民主黨於伯林創立『社會主義學校』的時候，她担任了馬克思的經濟學講座，這些講義到後來便成爲一部有名的『資本蓄積論』而公

諸世了。

羅維常不斷地寄稿給黨的報紙，一時也曾當過『萊勃幾茲虛亞·福爾克斯茲愛沉格』的編輯主任。這個報紙是萊勃幾茲虛的社會黨支部的機關。

然，社會黨在德國的態度老是消極底的。就像關於總同盟罷工的黨內的意見，和羅維的（意見）比較起來也覺得溫和。她入了黨以後二十年間，不絕地和里勃克涅特及其他的左翼分子，常試要取着積極底行動。無論在那一次的社會黨大會，沒有不聽到她的雄辯的。有一次竟對着夏伊德曼揮着痛烈的熱辯了。

關於總同盟罷工的她的意見是很澈底的，只可惜在這兒不能夠細記出來。這意見在科茲基的『總同盟罷工論』之中很詳細地介紹着，又在她的『總同盟罷工與德國社會民主黨』之中，也詳細地論着，像這樣極左的態度，和社會民主黨的幹部之間，溝渠越作越深起來。然，她是反對黨的分裂的，所以在黨內，結局便極左黨的改良主義者和極左黨的共產主義者，雜然地同居着了。

在一九一三年伊厄拿的大會，羅維一派的左翼派，使大會對於為政權獲得的手段的政治底總同盟罷工，作是認的決議了。這個議案雖遭着非常的反對，但因羅維的熱辯，得支配了大會的空氣，所以終於通過了。

2

歐洲戰爭要襲來的這個豫感，好像在誰的腦裏都有着似地，關於豫言戰爭的著述，在歐美各國都看得到；然而和此相對，萬國的社會黨却關於戰爭防止，而在作研究，討論，決議。

關於以總同盟罷工為戰爭防止的手段的議論，最激烈討論了的是在一九〇七年的斯茲特額爾特的大會，當時在日本發行的堺利彥氏的『社會主義研究』，就是把在這個大會中的麥麥爾和喬列斯的議論譯出來的；但在這個大會，總同盟罷工不過是只被認為戰爭防止的『可能的武器』罷了。在這個會中，列寧和魯基仁勃爾格為着要修正

決議，非常地努力過了。

關於這樣的戰爭防止的討論，再次由大會試着，最後於一九一四年的七月二十九日，便在比利時的勃爾塞爾，開戰爭防止的社會黨大會了。對於這會，各國的社會黨領首都不漏地參列着了；尤其是德國的哈這，法國的喬列斯，英國的凱亞·哈德也列席了這事，是最值得注目的。

然而，在哈這爲着要與法國社會黨取協同底步調，派遣赫爾曼·蜜友拉的前一日，喬列斯被暗殺，而世界戰爭的幕也揭下了。

一九一四年八月，德國社會民主黨的議員及幹事們，爲着要決定關於軍事費的黨的態度，開了重大的會議；而結果，對此案表示反對的，是哈這，里勃克涅特，科茲基，魯基仁勃爾格，折特金等，後來成爲獨立黨的十四名，而贊成者有七十四名之多。

在八月三日的議會，首領哈這本身，不管自己是懷着反對意見的，竟由黨的命

令，又由黨議而不得不做贊成演說了；又連里勃克涅特也非投贊成的一票不可了。

這樣，德國的社會黨竟背叛世界的勞動者了。就如列寧所說似地，這完全是意味着第二國際的死滅。

然而我們不能夠把德國社會黨中尚有左翼存在這事忘記，不能夠把尚有哈這，里勃克涅特等所率的一派在存這事忘記。

在那年的十二月二日，表決第二回的軍費案的時候，只有里勃克涅特一人表示反對，社會黨員中的十五名棄權；從此，左右兩派的態度就很鮮明起來了。

此事之前，在羅維，折特金，麥林格，里勃克內希特等之間，有發行雜誌『國際』之議。可是這雜誌創刊時就被禁止了。又折特金，從他自巴里回來後二十年間所監輯着的『格萊海特』社裏，被逐出來而被投獄了。

在一九一五年二月，羅維因演說攻擊兵士虐待的事實，被處一年監禁的刑罰了。

可是在弗蘭倫可爾特的法院的她的答辯，是爲她的生涯中最有精彩的言論，長久在勞動者之間被讀了。

那年的十二月第四回的軍費案，提上議會的議案時，哈這突然表示着反對意見，因之在議會裏起了社會民主黨的大混亂，夏伊德曼重新演述軍費案的贊成了。由是，哈這，里勃克涅特，列德勃爾，梯特曼等的十八名，被社會民主黨除名，獨立社會黨就於此產生下來了。

由此，社會黨的左翼就分離出來了，但此外尚有稱爲『斯巴爾達克斯』共產黨的一派，由里勃克涅特及魯基仁勃爾格於秘密裏組織起來了；這是一九一六年一月的事。

一九一六年二月羅雜出獄。

在這一年的勞動節（May Day），勞動者們舉行戰爭反對的大示威運動，里勃克內希特爲着對大衆叫喊『即刻的和平，打倒政府』，當場被拘，送諸軍法會議，依叛

逆罪被處四年間的懲役了。當時著者住在德國的國境巴這爾市，曾參列過反對里勃克涅特投獄的瑞士勞動者大會。

翌年羅雜與麥林格，以同樣的罪被捕。

3

於羅雜及里勃克涅特的在獄中，世界的形勢一變了。在一九一七年的三月起了三月革命，十一月則起了布爾什維基（多數黨）革命。

革命終於在伯林也勃發了，新政府的組織和休戰條約的交涉差不多互相前後地舉行了。

然而這個革命，不是羅雜及里勃克涅特所滿足的。

在那一年之暮，首相兼外相的哈這（外務次官是科茲基）辭職了。厄麥爾特，夏伊德曼繼着組織政府。

獨立黨和『斯巴爾達克斯』事事每要與政府反抗。剛好是獨立黨員而當警察總監的愛虛火倫不辭職，以這事爲動機，政府對獨立黨及斯巴爾達克斯之間起了爭執，勞動者便互相武裝而鬥了。

在警視廳的所在地伯林的亞歷山大。勃哲茲，互相交着炮火了。

勃列斯特·里特武斯克的講和，在布爾什維基的政府是屈辱的；然而德國以爲因這個講和戰局可以轉換的空想，竟終歸於破滅了。那時德國內已經有布爾什維基和德國勞動者的握手，有約茲梅在伯林的活動。

一九一八年的十月，內閣由巴登的馬茲克斯親王所組織，夏伊德曼做了閣員的一人。勞動者們迫政府釋放里勃克涅特和羅雜起來了。由是，在這一年的十月廿四日，里勃克涅特被釋放，跟着羅雜也被釋放了。

以十一月在基魯軍港內碇泊中的水兵的叛亂爲動機，在伯林也準備着要革命了。

獨立社會黨此時非常活動了的，是事實。

凱撒與皇太子的退位報告出來了。這個騷擾由諾斯克（社會黨出身的陸相）的強壓，終歸爲左翼的失敗了。左翼的人們沒有武器，這是他們重要的敗因。

一月十五日里勃克涅特與羅維，從維爾馬托夫的家被捕去了，由是在那一夜被政府軍所虐殺了。

羅維的死骸很久不知去向。及著者到伯林以後過了一個月，才在斯碧列運河發見了她腐敗了的死屍。

壯嚴的葬式爲着這個犧牲者舉行了。世界的勞動者的代表都寄來弔辭。這樣，

羅維與里勃克涅特成爲不朽的了。

克拉拉，折特金

1

最初看到她的記得是在一九一九年之初。那是在夫立圖里茲虛斯哈因墓地，羅維·魯基仁勃爾格女史的葬儀舉行之日。

由德國的所有勞動團體所贈送的花環，抬入來了以後，十數名的水兵們將羅維的棺遷近墓壙來。

棺置下了的時候，水兵兩人以赤旗蔽在棺上了。

水兵們唱着國際歌，歌聲響徹廣大的寂寞的墓地。歌完的時候，一個白髮的老婦人現出來。她有着南方德國人的溫和的容貌，穿着樸素的帶綠色的衣服。她在數千的

同志之前念弔辭了：——

……我們的羅雜現在橫陳在我們的面前，她的形骸雖滅，然而她所持的革命精神，却活在我們同志萬人的胸中；是，羅雜現在還活着，活在我的胸中，而兄弟喲，也活在你們的胸中！……

啜泣之聲從圍着棺的同志們之中發出來，急遽地波動着諸方；由是，這兒那兒都聽到獻歎的聲音了。

那一天的光景我到現在還不能忘記，因為在我的生涯中，那天是我不能忘的記念的一日。記得是翌年的事；在北伯林開着共產黨的演說會的時候，我第二次看到了她。那時她剛坐了十六點鐘火車之後，即刻就站到演壇上去的。這種元氣，怎樣也不會令人想她是一個過了六十歲的老婦人。

是一九二〇年之秋罷，我爲着要把從美國片山潛氏寄來的文書送給她，便寫了一

封信到伯林的議會去問她面會的日子。

不久答覆來了，然而那是從南德國德額羅茲火的她的自宅寄來的。

『守田君……你的信剛好在我離伯林之後才到議會，現在我由轉送接到了。得曉得在美國的片山君的近況，真是歡慰之至。在日本的同志們的近狀如何？無論在那一國，我們的同志都在非常的壓迫之下，爲要得到運動的自由而在健鬥着，真是可喜的事。（中略）曾在安斯德爾旦的社會黨大會，看到日俄交戰中的日本及俄國的代表者，片山及普列哈諾二君的握手那瞬間的偉大的光景，現在還髣髴在眼前似地……』

（中略）

日本的同志諸君，請代爲致意。

這封信是以打字機打的，末尾簽着她的名。

我要到俄國去的計畫不成功，其間錢也差不多要完了，乃於一九二〇年的聖誕

日，從日內瓦，越瑞士的國境，入麥爾額特，到馬爾塞。在那兒，我讀到她越過萊因的國境潛入法國的記事了。法國的報紙，對於這個老婦人的潛入，好像比着德軍的侵入還要喫驚似地，無論那一家，都要費着數段的記事，而把她的像片和加西養的並着揭出了。

我生涯中和種種樣樣的革命家相會着；如從長崎亡命來的張繼啦，章炳麟等的一團，其他在瑞士，在德國，在奧大利，在匈牙利，也看到種種的人了。可是只有克拉拉·折特金使我到現在還不能忘記。她的印象給我有這樣的深。

2

到底克拉拉·折特金是何人呢？她以這個名字在議會是不得被選舉的。『折特金』完全是個雅號罷了。

她的本名叫做克拉拉·曾德爾，不待說曾德爾是結婚後的名，結婚前的名是愛斯娜。

她生於薩克先的尼達亞烏，小學畢業了後入萊勃幾虛的斯幾爾麥爾特女學校，在那兒卒業後她便去當女教師。在當女教師的中間，她目擊了幾多社會底缺陷與不幸，由是漸次對於社會問題開起眼睛來了。她非常的熱情，而且對於事物具有豐富的憐憫之情。

當時的社會主義者，是在卑斯馬克的社會黨鎮壓令之下苦着的時代，她看到在這樣艱難中苦惱着的主義者的一團，感情極度地興奮了；由是她便加入社會主義者的團體，然而同時她非辭掉小學教師的職不可。這樣一來，連在她的故鄉，也沒有她置身之地了。因此她便到巴里，進素魯莽奴的大學研究去了。在這個大學裏，她和一位俄國的青年革命家奧西勃·折特金相認識，由是而互相愛了。其後兩人便自由結婚，兩年間過了很困難的生活。後來奧西勃得病，終於死亡了。但遺下了兩個男孩子給

她。

奧西勃既死亡，而德國因卑斯馬克的政治底退隱後，社會黨鎮壓令廢止，所以她便回德國去了。同時斯茲特額特市的社會主義的書籍商海因里茲·幾茲，給她與生活之資；那是把德國的婦人雜誌『平等』的編輯，委托給她的。由是，她的生活，便稍稍得到一道的光明了。

她雖是經歷了所有的困苦缺乏，但依然是個美人。因此，畫家奧斯加·鎮德，懇請她來當模特兒了。少年寡婦的折特金就這樣地被鎮德所愛，終至於兩人結婚了。

鎮德是個很富有的人，他在斯茲特額特的郊外有個別墅。他以一個美術家而論，是有如達·維因支一樣地熟達於一切事的。他是個畫家，是個雕刻家，是個詩人，而又是個建築家。他在意大利完成了非常大的水道工事。他們夫妻兩人，一樣地愛好美術，而有着如火燃的知識慾。

但她生涯，轉換一個新的方向來了，那是她和羅雜·魯基仁勃爾格相識了的這回

事。

魯基仁勃爾格是個有冷靜的頭腦和有犀利的批評眼的婦人；反之，折特金是個熱烈的，有爆發底的激情的婦人。兩人這樣互相反的性情，在他們的結交上是再好沒有的原因。尤其是魯基仁勃爾格是俄國系的波蘭土人，克拉拉·鎮德夫人（折特金）因而常要追憶她的先夫。這樣，她和魯基仁勃爾格的交情，要逐日增加密度起來是不待說的。

兩人長久在『平等』的雜誌上互相討論了。折特金做了幾多的論文。關於婦女解放的問題，社會問題，婦女參政權問題，以及加爾·馬克斯和其著作的問題，繼續着地討論下來了。由是，她和魯基仁勃爾格，便同為德國的社會主義者之間最親善的婦人了。

在舊社會民主黨的內部，她和魯基仁勃爾格，里勃克涅特，弗蘭茲·麥林格等，常是屬於最左翼的。

戰爭勃發的時，她不贊同社會民主黨的政策。她依然是個國際主義者，是個革命家。

及獨立社會黨從舊社會民主黨分裂出來了的時候，她自然也不得不脫離社會黨而赴獨立黨的。但因這個結果，她多年所編輯的『平等』，便被社會黨奪去了。由是，她轉而當由萊勃幾虛人民新報社所發行的婦女新報的編輯。

做一個獨立黨員，她還不能滿足；她更爲左傾了。由是，她秘密地爲一個斯巴爾達克斯團的團員，直接從事於革命運動了。這個斯巴爾達克斯團，是里勃克涅特和魯基仁勃爾格所組織的共產主義的團體。

在一九一七年之初，數千通的革命底文書，散佈於德國的各面了。那無論是無名的文書，但在這事情的背後，不待說是潛着里勃克涅特，魯基仁勃爾格，亞特拉斯，約基設及克拉拉·折特金在活動的。

其後她發刊了『國際』的雜誌，但一二號就被禁止了。因此，她也被官憲所拘捕

了。

到革命後她才被釋放了。那時里勃克涅特及魯基仁勃爾格組織了共產黨，她也參加了。

及魯基仁勃爾格和里勃克內希特的死後，共產黨見了種種的變化。在保羅·列威利用魯基仁勃爾格，而作修正派的便當之說的時候，她躍起為羅雜辯護了。她的全然對於勞農俄國的政策表示贊意，只要讀她的『向莫斯科的路』，便會明瞭。

在德國革命後第一回的議員選舉，她當選為議員，得保一個共產黨的議席了。自列威去黨以後，代表共產黨被派到外國去的，常是她。一九二一年的初春，法國在開社會黨大會的時候，她秘密地不持旅行券潛入法國去了。法國對此老婦人的潛入非常恐慌，盡了所有的手段，想把她放逐出去；但她在加先及其他的保護之下，得秘密地和法國的共產黨相會了。

其後她入俄國，和片山潛氏等，同爲國賓而受優待了。

在德國的共產黨中還有幾多的青年鬥士。然而在目前，恐怕還是她爲德國共產黨的中心人物，而爲青年們的指導師的罷。

敏娜·科愛爾

參加於德國社會主義的運動的婦人，爲數不多。除開波蘭士人的羅維·魯基仁勃爾格與克拉拉·折特金之外，便要算勃老因女史和敏娜·科愛爾最爲有名了。

布郎女史是個很熱心的主義者，但不曉得何時，便從運動離開，而隱遁到她的故鄉去了。她於九十年代，在德國的智識階級，參加於熱烈的社會主義運動的時候，和一個稱爲風·基幾奧伊的學者結婚，發行『倫理底文明』，終於沒入宗教運動中去了。

和勃老因女史到中途共着行動的敏娜·科愛爾，現在已經越過八十歲了。（著者：在著者所曉得的，她應該還活着）雖是過去了的人，但她的名字，是不能從德國的婦女運動史中除掉的。

她在幼年的時候，已經就曉得革命的波，在激盪着德國的岸了。一八四八年的革命時，她住在東部伯里糾茲的弗萊緣斯泰因，她的父親在那兒當牧師。

那時，她嘗站在羣小孩們之列的先頭，搖着旗唱革命歌，而在街上行走。三歲的靈魂，終於保持至百歲老了。

和普通的少女一樣地受了教育之後，她在廿一歲和一位稱爲亞額斯特·拉幾愛爾的青年博士結了婚。這個結婚只持續四年間；四年後她便喪失了兩歲的兒子及丈夫了。

然而她年紀還輕。由是她到巴里去當家庭教師。在那兒她看到創設第二帝國的拿破崙三世及友這妮皇后的時代。數月之後普法戰爭發生了，她便回歸德國。而拿破崙的那如泡沫的時代也就過去了。

歸國後她當哈姆的女學校教師，其後就着中學校校長之職，和加武愛爾博士結婚。這位博士失掉了妻，抱着五個小孩兒們不知怎樣好的。

十二年後她又喪失第二次的丈夫了。這個成爲她做一個婦女運動者的動機。

當時連婦女的政治結社都不准組織的，因之她和里莉·風·逆茲幾基及亞德列·格爾哈特的兩位女史，共同把婦女政治結社許可的請願，提出於議會了。那時連社會民主黨都要給與『三個女子』的綽名而嘲笑她們的。然，至一九〇八年，她們的希望終於達到了。

她對於婦女事務員有很大的興味。所以組織了一個婦女俱樂部，作爲婦女事務員後援會的意思。

要把她的活動的數頁述盡是不可能的；總之，其後十年間，她不斷地繼續活動了。她把全靈魂投入於婦女參政權，男女平等權等等的運動。

她的思想，在一八九五年以來的婦女運動新報上發表了。對於政治，社會，文化的她的論說，實有無數。這些議論不是理論底的枯燥無味的東西，而是每篇都深入讀者心中的種類。

世界大戰勃發了，她去援助紅十字會。在伯林也居留了一年間，但後來有所感觸，不久便辭開這職務了。

她最少也和普通一般的慈善會底的貴婦人們不同。她自己述着如下的意見：——

『現在的婦人間有着很深的溝渠。從根基於舊習慣墨守者之間的思想看起來，我們的意見是不對的。在那兒有着要解決的新問題，但那是困難的問題。加萊爾關於歷史的舊衣這樣說：我們不想穿那舊衣，也不想去補綴牠。』

與革命同時，敏娜·科愛爾女史多年所呼喊的都得到了。她於婦女參政運動，不想再得到以上的什麼了。

抱着青春的意氣的八十餘歲的老婦一生，那雖不像潘卡斯特女史那麼榮華非常，但決非不名譽的。德國以有這樣的女性為誇耀。